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一年六月第一二二十四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Jun. 2011



- 請聽《眾聲》，不是喧嘩
- 凌雲詩刊作品選
- 美國詩人比利·柯林斯詩選譯
- 我和《新大陸》詩人的17載詩緣



目錄

No.124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半 瞧	油菜花／莊稼漢／月迷離	3
鄭 玲	光明在你面前盛開	4
蔡可風	花粉症	4
馮 冬	黑時代 三首	4
冬 夢	初夏有見	5
李 斐	失蹤	5
王露秋	訪 Bisti 憶 Eugene 師	5
雪 絨	青燈	5
銀 髮	花落知多少	6
魯 行	你就是那個米蘭	6
古 松	詩人艾略特 你在那裡	6
魏鵬展	沉淪的太陽	6
陳葆珍	小鳥	6
夏 野	噩夢動地來	7
心 水	海嘯	7
施漢威	鄉愁是只斷線風箏	7
依 雯	暮色	7
謝 勳	翻滾的身世／淹城春秋	8
杜風人	海孕的作品	8
韓永恆	清晰的場景 三首	8
林明理	破曉時分／三義油桐花畔	9
冰 花	五月的花	9
輕 鳴	搏殺	9
秋 原	無聊	10
李小波	最後一位詩人／落葉的愛	10
遠 方	退潮	11
李國七	癌	11
謝 青	茶花和離情	11
木 也	給所有叫安徒生的孩子	12
于 中	清明之後	12
林小東	唐詩解構 二首	12
張 堃	頑童回家	13
王克難	一定是花	13
柳青青	龜裂的日子	13
達 文	禪辭之一／之二／天堂鳥	18
伊 尹	共傘／一張照片	18
高 岸	重返 K 城	18

夏 子	在天涯	19
惠遠飛	汶川，一個強大的動詞	19
劍江之魚	春天事件：日本東海岸	19
嚴 力	詞 三首	20
李雲楓	天使	20
沙特王子	獻給伊拉克和她的人民	20
朱鎮西	寶刀	21
桑 克	一曼街上的抗議者	21
寒山石	思想的花瓣	21
北 塔	新王府井頌	22
熊 剛	風箏	22
老 井	春遊／蠻荒曠遠	22
陳銘華	健忘症 三首	23
俞昌雄	簡單 四首	23
朱 楓	鏡前	23
包 苞	回家	24
洪 燭	牧羊女	24
阿 北	我所居住的城市	24
張 耳	自動櫃員機／CCTV	25

請聽《眾聲》，不是喧嘩

鍾雲如、朵思、艾農、須文蔚	
張國治、曹介直、向明	七家 14

凌雲詩刊作品展 16

譯詩

余問耕、劉健生	一首越詩的兩種中譯
阮玉江：使命	25
美國詩人比利·柯林斯詩選譯	26

評介

虔 謙	我和《新大陸》詩人的 17 載詩緣	28
向 明	語言的結晶	31
馬立鞭	且談邁進中國傳統詩學藝術 殿堂的“三道門檻”	32
劉耀中	英國同性戀詩人岡恩	34

詩訊

詩 訊	封底裡
封 面	加州 Pacific Crest Trail / 陳長青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 州)
 葉維廉 (加 州)
 楊 牧 (台 灣)
 張 錯 (洛杉磯)
 羅 青 (台 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 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杜風人 (紐 約)
 陳耀祖 (越 南)
 西 牧 (多倫多)
 蔡克霖 (南 京)
 塞 遙 (紐 約)
 朱彥潤 (加 州)
 資中華 (廣 東)
 謝 勳 (三藩市)
 包 苞 (甘 肅)
 王克難 (爾 灣)
 林明理 (高 雄)
 伊 尹 (洛杉磯)

■ 半 瞻

油菜花

這是寒門出身的花

因汗水與季節早戀而盛開

用風景關注人間煙火

耀眼的金黃

且俗 且媚 且健美

彷彿春天正在舉辦海選

油菜花先聲奪人

勞作沒有選秀浪漫

鐮刀從不收割詩意

誰扔給大自然一把種籽

都會得到豐衣足食的回饋

及天人合一的樂趣

我走進花海

試穿夢的時裝

滿耳皆是燕語喝彩

田野搖曳著少女舞姿

我被花枝招展的童話簇擁

靈魂融入這青春方陣

足以應對乍暖還寒的氣象

我用飽滿的真誠

構思一串串嫩莢

它定會結出緊湊的句子

我追隨招蜂引蝶的詩行

穿越霜之冷漠

風之狂野

雨之迷茫

油菜花能在無常中燦爛

也在輝煌中尋常

它是悠閒的散文

是忙碌的農事

是秀色可餐的 鄉愁

莊稼漢

面朝黃土背朝天

——這種農耕姿勢

居然保持了幾千年。

莊稼漢一旦直起腰

竟是一棟棟高樓

俯瞰祖輩的驚愕

和村子的矮小

地裏長出了鋼筋水泥

心頭秧苗不再返青

池塘裏的月亮

被打樁機震碎

莊稼漢的孩子

把無聊的空魚籃

當作足球踢來踢去

夕陽聞不到早煙味

也尋不見

每天蹲過的那道田埂

城市的怪圈

一環又一環

套牢鄉村的夢

牛群告別牧歌

成了餐桌祭品

莊稼漢拍掉身上泥土

開始坐在電腦前學會上網

學會打理虛擬農場

學會炒作地皮樓盤

田野上的稻草人

只能與老照片相守

背影模糊的往事

趁黃昏溜出酒杯

時尚風靡動漫

而冷落自然

莊稼漢也邁著卡通步

面對遊客表演躬耕

——令人唏噓慨歎！

月迷離

你 是守望地球的眼睛

為何含淚離開母體？

傳說太陽系的一次車禍

讓你飛出混沌的軀殼

為彌合夜的傷口

你遠涉千重雲河

打撈

散落天涯的記憶

你的夢圓了又缺

你的憂傷時明時暗

你每天潛回大海尋覓

太陽像尾隨的情郎

你把愁緒紡成銀線

為懷孕的地球

縫製漂亮的藍裙子

潮汐剪碎彩霞

鑲滿裙邊

你的媚眼有無法抗拒的引力

生命從蔚藍色中湧出

古老的魚群勇敢登陸

它們終於昂起人的頭顱

向森林外張望

你眉間的陰影長成桂花樹

眼淚釀出一壇神話

人類在神秘的酒香中

翹翅前行

一路潑灑

詩詞歌賦

邪惡醜陋不敢與你對視

蒙昧冷漠因你萌發愛情

我雖酣然墜入長夜

迷離恍惚的眼神

卻隨嫦娥奔月而去

或許是 與太陽的狂熱碰撞

我的目光早已

裂成貌似完整的碎片

我願它們濺落海中

變作沙礫讓珠蚌收藏

當它們被月亮拾起

也是一串

在黑暗中

會發亮的故事

■鄭玲

光明在你面前盛開

——致詩人劉艦平

你用飛鳥和玫瑰的語言
寫成既是號角又是夜鶯的詩贈我
我已經八十歲了

仍然需要童話
你的童話負載著你的想像
上天入地

它裏面有條河 河水清清
是一個隱身巨人流出的眼淚
流動的旋律 緊伴著激情
我被它聲音的魅力所裹挾
回憶那些似水年華 不能自己

船過青浪灘
我結識了你這個戰勝驚濤駭浪的繆夫
萬里無雲的友誼在我們頭上照耀
詩 來與我們同甘共苦
還記得嗎？明月高樓之上
留下你悠揚激越的山歌
使星星和朋友們一同醉倒

誰也沒有想到 厄運猝然襲來
你日照中天的正午
變成了黃昏
繽紛世界拋棄了你
從此鐘聲迷失於海底
我痛失知音！

彩虹幾度 秋風幾度
你在逆境中
從死亡的一側望見了風景
艱難地用語音手機
寫成“半瞧”詩集
我才知道你在恐懼 絕望之中
獲得了另一個世界 沉舟再起
是偉大的博爾赫斯

■蔡可風

花粉症

深深地吸入
被封存在
酷寒中驀然迸發的
大交配的激情素
淚 飄飄然飛灑
涕 沿河道淌流
喉 一氣呵成了向
初綻的春花射向大宇宙的
精子
作出急不及待的呼吸吐納
爆發出 出自肺腑的贊嘆
咳嗽 連連重覆的 咳嗽

2011年5月於紐約

以他高度透視的心靈之眼
領著你走出黑暗 振興了自信

我病了 你重新出現在我身邊
你被歲月催老的面龐
因你那雙明亮的

脈脈含情的眼睛而年輕
要不是你的夫人牽著你的手
你才能找到我的手
我不會知道你仍然是個失明者
一個大有作為的失明者
一個才華煥發的失明者
艦平 我的兄弟
這不僅僅使我驚喜
這有如看見海上日出
我無言地歡呼千百次
光明已在你面前盛開
我們應當怎樣來向生活感恩！

2011年2月於廣州芳村

走吧 大口吸下
氫原子 熔化的肺葉 眼球
如淚流淌
走吧 帶探照燈
巨大礦脈 裸露出
龍的脊柱
擁抱 機器的手
抓起 無限夕陽 咳血
抱緊吧 不要怕
電梯的鏡子 潮汐
銀色三葉蟲
我們去山坡 仰望
黑色 漩渦

給詩人路東

穿著西服和拖鞋你走出思想
走入市中心，事物的秩序在句子間
逆反，大好春光讓你想起
醫生關於酒的勸告，而酒席對面的人
對海德格爾仍置若罔聞，一隻鳥
在詞語的網裡掙扎
斧頭將大寫的人劈成兩半
一半笑著應對桃花，一半落入
未命名的黑暗，影子成人
你從平面裡取出峽谷又把鏡子
掛入深淵，來來回回
那些高過人頂的葡萄，在陽光裡
兀然發紫

汽油向更深處燒去……
半張臉從春天的窗往外探望
脫下戲服的人在陰影裡抽泣
風吹散盲人的眼瞼
地平線延伸入黑色山脊
灰燼與中心
面具後的血肉無聲無息已成人形
人從鏡子旁走過
匆忙間又誤認了自己
重覆最後把傷口澆鑄成鐘
在火焰裡迴響

2011年寄自南京

■馮冬
黑時代

眼所見的

初夏的蟬鳴
將豐艷的詩句
唸了整個園子的下午

傳情
只需陌生的眉目
一陣風正向我慢慢接近

玫瑰和石頭
唯一選擇
表達清晰的焦距

落葉無根
難怪向日葵
一付傷感哀愁的樣子

我只是路過的人
我只是
路過的人

2011年寄自香港

冬
夢

初
夏
有
見

■王露秋

訪Bisti憶Eugene師

題記：天若有情天亦老——李賀

之一

化療乃是一柄兩刃的劍——
偏偏朝著癌細胞的一面鈍了許多
以至于黑髮重覆著在毛囊裏夭折

病榻上的你
被睡眠，被夢所遺棄
雙肺在排山倒海的陣咳敲擊之下洞穿了
形體是一分一寸地消瘦著

豈不知——
你每一次陣咳時
你所眷戀的山川也隨之痠攣著

豈不知——
幾場春雨過後
只有一層薄薄的綠若隱若現於荒草之上
遠山竟然沒有像往年那樣豐腴起來
而亞利桑那高原則以斑斑裸露的石榴紅
來呼應你那一口一口的血痰

之二

我來——
只為寫一首讓自己失聲痛哭的詩

之三

你若能來——
天地就不至于獨自挑起
那原本就無文字可承載的極重極重的孤獨了

之四

一窩億萬年的石卵坦露於荒原之上
不斷地有烏雲鳥兒一樣地捂著它們
間或有閃雷與閃電的催生
而殼裡連丁點兒動靜全無——
內裡應該梗結著一團團冷冷的問號吧

之五

一陣狂雨淋在龜裂焦渴的荒野上

■季絨

青 燈

太陽的滿面紅光
時間的噴薄之水
大而化之到你的身上
青衣緊裹苞蕾
這樣一份小小的堅持
也充滿成長之痛

琴鍵 敲擊著教堂的鐘聲
六月的最後一個禮拜天
當你完成
這一個人的聖經
私室變成殿堂

神的光
向夏日的細微之處
深進一步

6/24/2010 芝加哥

黃昏之下
泛著一層嫵媚的光——
大地的肌膚柔潤了

而我們僅僅是
一群被閃電放牧的人
泥濘緊緊咬住我們的鞋與腳
乳酸翻滾在肌肉裏——
輕一脚重一脚地
我們急急追趕著
雨雲之下那將逝的落日

一輪雙彩虹靜靜的抖開了
她那七彩之翼
只因一個淡然的回首——
我們齊聲驚呼：

雙彩虹！ Eugene的雙彩虹！

05/24/2009 · 05/27/2009 凌晨定稿

■李斐
失蹤
看你鬍鬚丈量
年紀成輪
髮型有點衝天犯上
藝術家招牌難免
攤賣不正確異議異味
官員們就喜歡撩你
來玩捉迷藏遊戲
可是他們遊戲規則不守
你就下落不明
母親妻子呼求也不應
長官們耳朵偶然重聽
呼籲一片黯然無聲
我跟隨普羅大眾
雪亮眼睛睜大卻不知醒
大家都想知道小民百姓
他們在玩是兵捉賊
還是賊捉兵

2011年5月11日紐約

■銀髮

花落知多少

她濃豔的秋裝提早卸了
你已然紅到發紫
我並不希罕這一襲迷人的鮮黃

我們的確需要一場狂暴的
風雨
落電更好

非關春天
青松翠柏搶著說所以
與花落無關

2010年11月19日北卡

你就是那個“米蘭” 不錯
那個“走出伊甸園”的
奇女子米蘭

米蘭讓我想起她的花
小小的米蘭花用香氣溫暖自己
也把別人溫暖

米蘭讓我想起天邊那一粒兒
米蘭花樣趕夜路回家的啟明星
有體香作伴 就不覺孤單

米蘭還讓我想到樸實的小米
這小米曾與步槍結盟
打下一片紅色江山

米蘭的花朵確實很小很小
但既然是花 就當以芬芳
而非體積 去佔領空間

2011年早春寄自河南信陽

*黎筠，本名孫麗筠，河南葉縣人，青年女作家，著有長篇小說《走出伊甸園》（“米蘭”即為該書中之女主人公）等。現任《三月》文學月刊編輯。

致黎筠*

■古松

從荒原中墾拓出的綠洲依然可見
海峽的彼岸你的巨影在搖晃
〈荒原〉上繆詩的殿堂屹立*

風霜裡播種的人絡驛不絕
春來但見果實纍纍滿枝

有似是而非的果實迸裂
閉著眼仍能聽到你的吶喊
兩岸三地千言萬語
濃妝艷抹的繆詩在台上穿梭
爭奪枯乾了的桂冠冷冷

理性化的感性思維早已迷失
每一個單子的足跡錯亂盲目
你苟若再來

將親眼目睹滴滴嫣紅墜地

〈荒原〉乃詩人艾略特（T.S. Eliot）著名作品。

■魏鵬展

沉淪的太陽

東方血色的太陽
塗紅了灰色海浪的補丁
五十位薄衣勇士日落方向
狂奔

縮小了的小我放大了的大我
下雪的炎熱天
洪水中的烈火
今天秒針特別慢
餅乾和飯糰
沒有汽油
有勇士的血
我很好
但我不會回來了

2011年3月31日香港

詩人 艾略特 你在那裡

■陳葆珍

小鳥

一隻小鳥
停在我的屋檐上
啼聲婉轉
唱出了去年的那一幕
新築的鳥巢
母鳥的羽翼下
雛鳥正探頭向我瞧
鳥巢下
雄鳥在盯著
那虎視眈眈的花貓

啊，這鳥的一家
沒多久就不辭而別
可那難忘的一幕
卻在我夢中縈繞
今天，我認準準了
你這久久不願離去的小鳥
就是去年那襁褓中的雛鳥
啊，你也認準了
這屋檐的一角
可尋到
爹娘築建的鳥巢
可惜只剩下
一株枯黃的稻草

2011年4月23日紐約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
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柳青青 \$120
于中 \$49.99
向明 \$100

感謝 支持

■夏野

噩夢動地來

夢一

酒——醉
再請猜拳一杯
麻木。昏沉。五光十彩。
唱紅打黑
陽光飛揚沙塵成丘

夢醒：阿Q求愛精神萬歲?!

夢二

酥香 純真 潔白
甜餡餡一口一個
苦中作樂
山寨版?

夢醒：祝英台淚泣黃泉?!

夢三

長白山野生蘑菇
直挺挺豎著冒煙……
一個個蓋帽一個個蓋帽
左右搖擺上下晃盪
一股股污水上沖……

夢醒：小二黑吹喇叭結婚?!

夢四

狂歡的狂歡……
貧瘠的貧瘠……

夢醒：劉羅鍋出了一背汗?!

2011年5月1日於新澤西

■心水

海 嘯

地牛以九級巨震力度
在日本北部懶懶翻了身
無非是那幾十秒的剎那
卻惹起海龍王沖天怒氣

龍吟狂嘯掀起千堆浪
噴射三十六公尺高水牆
天崩地裂之勢席捲東洋漁港

怒海震蕩雷霆惡浪瘋狂突襲
沿岸城鎮和漁村頓成廢墟
二十萬座房屋強捲進汪洋
隨波逐浪散成萬千碎片

汽車漁船遊艇和電燈柱
都縮成了玩具隨水飄浮
觸目驚心化為日本人的夢魘

海嘯地震天威難測
巨災一再印證了生死無常
無常人生無常迅速處處無常

2011年4月11日於墨爾本

■施漢威

鄉愁是只斷線風箏

魂牽夢縈的父親
將鄉愁飄起成一只風箏
沿多難的瀾滄江畔
一直飛到
湄公河的上空

而後
印象模糊
鄉愁依稀是
先父嘴中呼出的縷縷輕煙
大漠風沙
桂林勝景
書本上認知的抽象
深闊古老的四合院
究竟是怎個模樣?

生了根的種子
如何長出翅膀?
鄉愁是只斷線風箏
緊卡在
那株高大的椰樹上

23.4.2011

■依 變

——憑弔逝世的姑姑

如何面對
曾一起走過的歲月
妳的執著
妳的嘮叨
妳的躁

■暮 色

難以相信
生與死祇隔一條渡口
緊握住妳手不放
千呼萬喚
欲哭無淚

風欲止 樹葉自己飄零
妳的靈灰
散佈在五湖四海
逍遙
脫俗

陪妳走到最後一程
在暮色的雲端
風過萬里
願妳一路走好
自重

寫於 2011/4/29

■謝勳

翻滾的身世

——遊南京有感

你擁有好幾張
帝王的臉孔
凹凸有致
兵家喜歡的
那一種

風水先生說
當你容光煥發
總是一片昇平榮華
可多少回
當你卸妝後
變成另一張臉之前
千萬人
為了你蒸發

紋身在你
輝煌身世的背面
卻是一片網絡
默然流淌於
刀尖的記憶

淹城春秋

——遊常州淹城遺址

鳥兒著急地催問著
吳人都在哪裡？
幾度春秋
把他們的罍斝
掛在那三座小墩上

癡癡守著淹城
枯萎的蘆葦忍不住
低聲嘆息
春天跑到哪兒去？

■杜風人

海孕的作品

科技悖論的蒼天大地人心已百孔千瘡
文明的核災心災 核心理念已蕩然
水陸兩棲釣餌衝浪救贖的孤獨
擁有創作胸懷獲得的自由翅膀
灘頭潮汐一字一沙抒情了千百春秋詞藻
千百詩詞章回凸凹之自在振翼的篇幅
海龜搶灘的硬著陸 並非追名逐物戰爭
只是為了另類中的征服的邱比特箭鏃
扒尋一處隱秘的戰壕 戰戰兢兢孵下
弓矢擄獲的一枚一枚愛情的戰利品
然後鋪陳一層陽光 一層雲霧
一層星夜 再撒一把陸九淵鹽醃的理學
啊不 是一闕雨露滄桑唱和的浪淘沙
風月見證 生靈玄機繁衍的繆斯密碼
機緣時刻一到 破殼而出
彰顯一錦囊天機突破的喜悅
一出世即入世的禪機
即知龜行寓意的沉潛
即知自我一步的撤退
即知天虹滄海的方向

April 5-2011 清明感恩節

除了，垂柳剛吐出的新綠

遠處那一條歷史
曲折的羊腸小徑
荒廢了多少歲月
正踏著鋪在眼前的日子
卻又夢迴春秋

後記：常州淹城建於春秋後期，近年來才被挖掘見世。

又一次
我看見她步下樓梯
在陰影裏接待
光線和聲音的蒞臨
場景清晰如畫
以後每一次
都是這一次的重覆

她的衣服是透明的
介於看見和看不見之間
裙子隨風蕩開
真理深深隱藏在裏面

瞧，她多會抓男人的心
美的根源
在於不確定性
她笑著，像美麗的尼姑
她走路，是淫蕩的天使

眾生之上

時日流逝，萬物重歸富有
哪一條河流能通往諸神的領地
哪一座高山抵達寧靜
哪一個人不是虛無
萊茵河的光芒越發照耀
啊，藝術
正被傑出者拯救
當人們，在朗照之日登上峰頂
便會看見眾生之上還有眾生
造化背後仍有新的造化

月光之下

月光真讓人著迷
一兩片羽毛的落地
都照耀一清二楚
道路是前途
枝條是體溫
天空是徒勞的陰影
隨天氣和人事漸漸稀薄的
是善變歲月的紅色蜻蜓

■韓永恆

清晰的場景

■林明理

破曉時分

在釉綠的霧雲裡，曾經有我

苦悶的痕跡
有次驚惶的記憶
如今萬木輕搖霞光
沉入我小小瞳仁
啊，黎明之杖
正閃熠熠的叩醒
我的希望、我的海洋
向酣睡中的櫻草揮舞
向放歸的畜群採擷淘氣

跟我走吧，我的星，在樹梢間穿行
讓四方蟲鳥沉默，還有野菓的呼吸
然後咀嚼詩思，像朵無羈潔白的雲霓
來吧，這葡萄枝頭已綠
也吸吮著雨露滴滴
一支清弦兀自心田響起，恰如
馨香的甜菊
噢，這光的榮耀
讓心不再久留於
遲鈍的愛情 快 快飛回
那安謐平和的天地

三義油桐花畔

我似一隻漂遊的秋鷺
輕輕地振翅在苗田
又依傍著斷橋 溪邊
突然眼前一片清碧桐顏
它們開滿客庄，開在古道茶園

它們旋舞如纖細的煙縷
它們從彎曲的路頭在伸延——
在通往木雕博物館的小徑
慢條斯理地探尋我的靈魂
剎時鐵道的叫賣聲忽近忽遠

■冰花

五月的花

陌生 熟悉
遙遠 親密
說不清的一種距離

還是徘徊在陌生裡吧
讓我在夢裡讀你
從春天到冬季

還是放飛在遙遠裡吧
讓我隔岸看你
從黃昏到晨曦

其實 我想要的
只是夢裡的熟悉
還有詩裡的親密
如果連這點風雲也被禁止
我便不懂了生與死的距離

站在懸崖上欣賞你
哪裡還有退處可去
大海主宰了小溪
不是人意就是天意

看五月的花
在一場委屈的雨中沐浴
雨裡的花是否還如初美麗
五月花的淚彈起了樂曲

看啊，青山載著同一張笑臉
我的心隨雲火龍跳起舞盪
在靜謐花香的路上
一根稻草銜來一個春天
讓理念瞬間倏閃，相思成五月雪

2011.4.22 寄自左營

強行進入
誘惑的秋色
比蛇的千年沉睡還深
淌著岩漿，一路流浪
火山口冒出的日頭

空谷的寂寞被雄健的鷹翅
徹底擊碎，躲在枯草的疏影裡
顫抖，風
吹著變形的口哨，漫不經心
一層層剝離傷神的岩壁

小徑，七倒八歪
布下生死不明的迷宮
超載的黑暗中，盲目
趕路，行頭汗水濕透
酸氣蒸騰，一股腦兒拋光

眼前猛然一亮
夢中那個巨碩無比的
史前面具，懸空，滿臉滄桑
血口噴張傾瀉底蘊，豐滿
火紅的舌頭映照性感的叢林

一群面目不清的男女
裸著青銅的肌膚
伴著嶙峋的鼓點
樹干般的軀體劇烈抖動
雙手高舉，祈求月亮不要死去

飛起，一頭插著雙翅的猛獁
滿載斑斑傷痕
追逐遠逝的冰原
巨雷如輪，軋出通向天山的車轍
轟響著滾滾而來，驚醒

流水線生產的LED散發冷光
背靠金屬欄杆，瀏覽
無字的詩集，白茫茫一片開闊
太極拳 VS 空手道
搏殺原形忽隱忽現的EGO

2011 寄自馬里蘭州

■
輕
鳴

搏
殺

無聊

由於我逐漸不回答陌生的無聊的電話（號碼），（其實熟悉的不無聊的也只不過那幾個）我的電話終於不再響了。後來才知道它原來已經不能用，報銷了。這種情形就好像人們說的，有些東西如果長期不用的話，最後可能會喪失功能。

也許這樣，我看電視的時間多了。無聊的電視新聞可真不少。像：消防隊員爬上電桿木營救了一隻不知道怎樣爬上去卻爬不下來的小貓、附近的小鎮裡有一隻公雞不曉得從那裡走到街上，造成交通擁擠，堵了五、六部車子……。無聊的電視節目也不少。像有個節目連續播出一個帥得像時裝男模的單身富豪公開徵婚的過程，吸引了不知道多少如痴如醉（愛財也愛色）的美女參加選拔，經過千挑萬選，一個貌若天仙的女售貨員被選上了。節目最後播出：在（經過悉心設計）擺滿了鮮花，“浪漫溫馨”的現場——有錢有臉的帥哥拿著璀璨奪目的鑽戒，無比柔情地跪下向女的求婚，被選上的小姐中獎般高興地含淚點頭。（難道女的不答應？）這一對簡直是現代灰姑娘的俊男美女在鏡頭前更深情擁吻，旁觀的人都感動的熱淚滿眶，紛紛鼓掌……。我腦袋裡忽然冒出一大群人，很多看起來肥胖臃腫（也有一些憔悴瘦削）大多是中年男女，在申請失業救濟金的辦公處無精打采地排長龍的景象。我實在忍不住，一下子把拿在手裡的遙控器朝電視機扔過去，“拍”的一聲螢光幕頓時爆開，碎片嘩喇嘩喇灑了滿地，電視機也這樣報銷了。

後來我用電腦上網。（那當然也是無聊的事。）看了不少公眾人物二奶小三的八卦新聞、情色照片與頻視……也瀏覽了單身男女的交友網站。當然也看到汽車、醫療、人壽保險、免費代查信用積分以及（利率已經掉到谷底的）房貸廣告等等……同時也看到一大批不勝其數無聊的人，不停地“詩歌”“詩歌”，哼哼呵呵了幾千年還不夠癮，還非得要用音樂強姦文字不可。而文字的無聊確實也不遜色：一陣子“隱題”、“隱喻”、“微型”、“有機型”……一陣子“和俳”、“漢俳”、牛排……一陣子什麼 VS 什麼：甲 VS 乙、男 VS 女……明明是爹 X 了娘生下我們，硬要說成爹 VS 娘。真不曉得有那麼多人不喜歡 X 而喜歡 VS。又有一陣子來了個什麼“終極”的：從“終極戰士”、“終極外星人”、“終極科技”到“終極三國”、“終極策略”、“終極大選”……這些人終極得死去活來（卻從來不擔心頭腦會終極死亡。）而這一陣子又來了個“零”什麼的……“零距離”、“零誤差”、“零異議”、“零容忍”……要多少零就有多少零，零得我頭昏腦漲，最後實在是“零容忍”了，我索性連電腦也關掉，再也不開了。

電話、電視和電腦先後報銷，我以為自己會像個電死的人一樣無聊。然而，經過一段時間在床上觀看自己一呼一吸，起伏有序的大肚皮之後，現在我反覺得蠻有聊的。偶然，我也挺挺腰，減減肥，也許有一天，能看到肚皮的下端。正如人們說的，有些東西如果長期不用，最後可能會喪失功能。

2011 初春加利福尼亞

最後一位詩人

許多年過去了，所有的人都不再寫詩，只有你，還坐在三月的湖邊，蘸著陽光，蘸著三月的桃花汁，寫詩。

你總是陷入懷舊，陷入鋼鐵叢林的夢魘。萬物消遁，唯有桃花還在，你喃喃低語。關於過去，你隻字不提。關於未來，你全無打算。

三月的湖邊，你決定洗一個桃花浴。在乍暖還寒的湖水裏，最後一位詩人，決心在桃花潭水的千尺之下，去替李白送交一首寫給汪倫的詩。

落葉的愛

曾經過風雨，曾歷過滄桑，生命在深秋慢慢枯萎。綠的生的希望，在驕陽中狂舞，一片片，一片片慢慢落下。

老年的警醒，中年的落寞，青年的激情，少年的輕狂，在這一瞬間慢慢重播。

不願歸去，風輕輕地依撫著。曾幾何時，同樣的風中有你有我，青春的故事很多很多。而今的故人，像落葉一樣隨風而去。

任黑夜掩沒身影，任秋風吹亂衣衫，任寂寞撞動心房，我同落葉一起隱沒……

2011 年寄自湖北襄陽

■遠方

退 潮

讓你久等了
我一路匆匆趕來
只想給你一個驚喜
上次我們見面
你還年輕
從山裏來
帶著大山的信念
固執有點不可理喻

這幾年下來
你有緣與大海為鄰
熟讀潮起潮落
演繹雲卷雲舒
什麼叫海闊天空
那是退一步的膽識
是妥協的藝術
為了不辜負自信
你決定復出

而我選擇引退
這次約你來
敘舊之外
也想將我一直珍藏
你卻散失已久的記憶
如數交給你
還記得這一片海灘嗎
青春腳印
抹不去的

2011年 San Pedro

■李國七

癌

小楊回甘肅老家一趟，來短訊說：“我媽患了子宮癌。我們一家，到底咋樣了？”我在北京作專案，我該說什麼好呢，唉，北京立春了，卻下著去年的最後一場雪，太陽照在地上，雪花花的土地在光線裏，異樣的眩眼耀目。

第一反應不是震驚、擔憂，而是專案延期唯有加班加點趕完緩過氣來，人在回返上海的飛機上抵滬才知道日本地震、海嘯以及當時不知情的核電事件一切天災人禍指向謠傳的2012年？

茉莉花是繼續開發，從悠遊到騷動中東、北非不是最忠於領導的部落文化國度嗎？（領導們紛紛開始垂頭喪氣從童話的宮殿給攆了出來。）一場變故也是長時間培育的一種癌默默耕耘，察及已經中晚期

97年我回到半島，一場經濟風暴強硬派領袖紛紛倒臺替換
05年我離開半島，一場風暴的後患一個新興國度僥倖還是機制成功抗衡世紀性趨勢（為什麼回去？為什麼離開？已經不必多說了。）我抵達上海租來的房子，春寒哆嗦日本並不遙遠，我匆忙打開電視一組平靜的人排隊宛如窗外的鬱鬱綠葉因風有序騷動

我上msn，小楊沒有上線
手機也不通，猶如一場驚慌
截斷的海底鋼纜光纜
我想起田園、避秦源

■謝青

茶花和離情

立春日
茶花以艷紅姣好的笑靨
挽住海外浪子渴望春暖的心
注視這位風姿綽約的女郎
姍姍然從陽春白雪間走來

在過去冰冷歲月的半年
偶然出現的月姐總是曠眼汎瀾
有時撒下夜露如淚滴泥泥
——也許多少心事欲語還休
絕美的花容逐被露水溶解損毀

這情景讓我想起八歲時的當日
年青的母親緊握我手痛哭著死去
每見茶樹我曾多次從夢中哭醒
總盼偎依親娘但最悲傷別離
茶花似在散放母愛溫馨和離情？

2011年寄自紐約

平靜、人心惶惶
隔絕的兩個世界

我想到了酒，酒卻早戒
為了肝、胃？維護器官的養生記
情商卻是不斷腐蝕
越是老大越是不會做人
這是必然，還是回輪使然

電視上還是海嘯和震後廢墟、廢城
我終於明白癌——天災人禍似的
養在我們逐日衰老的星球。

2011年寄自上海

■木也

給所有叫安徒生的孩子

—
你的顏色鮮美
極美：一顆剛剛摘下的紫色葡萄
露水尚未在你的臉上成形
你對我伸出雙手，我在一個果園裏夢過你
翻來覆去不知怎麼把你放進水的懷裏

我給你一顆糖，黑色足以融化我眼睛的糖
我給你世界的鮮美。我在果園夢見你
未熟柑橘帶著苦澀，綠色的花，長著
鹿角的樹枝
我牽著你的小手在每條古老河流上
作下記號

二
當你遇見小松鼠，要停下來
有兩輪月亮：牠們的尾巴，一個在天上
你們有一樣的美，誰也不能驚擾孩子的安眠
有這麼三個人，黑色烏鴉羽毛，飛行衣
而你還要熟悉，天鵝飛過水的時刻與角度

收集田間散落稀疏的麥穗
一個女人站在冷水裏洗衣，遞給她一杯溫酒
她們都曾是你的母親
慢慢成熟的麥粒與水裏平靜的女人

流浪去吧，越過麥芒
在城市路燈下，或鄉村油燈
只要你記得，一條銀色小船繫在隱隱光亮下

三
你的眼睛很大，足以裝下許多男人和女人
盯著螞蟻，盯著從地上長到你頭上的草帽
魔術師會變戲法，它們變出紅腳的
鴿子，白色手帕
給你擦眼淚
眼睛裏的男人和女人要麼在戀愛，
要麼在吵架

■于中

清明之後

留下滿地
煙灰亂緒
重陽再來整理

2011年寫於休士頓

野馬在奔跑啊，男孩女孩還是
年輕的模樣
糖溶化了，你戀愛了。
種一片森林，不要一座房
有一條河，伊人在水一方

四
做一棵樹，根，向下生長
冬眠只是假象
綠色葉子，黑色的根
你沒有性別，一棵自給自足的樹

點亮一顆又一顆星，照自己的路
當你向我告別，凝固成一座
雕像的姿勢
烏雲中站立著的白樺啊
雲朵越黑，你變得越亮

我不會去沃土找你，你會在石頭上
選擇最遠的路，最艱辛
我知道你現在走在一條路上
而你要記得，天鵝飛過水的
時刻與角度
背上滿載著光
羽毛，正對著你的方向飄落而下

2010/7 香港

江 雪（柳宗元）

重重的巒
疊疊的嶂
在冬的哀號中
一夜白了蒼松青草的鬢髮
嚇跑眾鳥
紛紛飛走

冷笑的寒風
帶著孤獨
穿過每一條
寂寂的路

唯有孤舟上那戴笠老翁
忘了悠悠的天
悠悠的地
獨自釣著江雪中
歲月的心事

楓橋夜泊（張繼）

深秋把旅舟疲憊的錨
沉沉拋下
楓橋畔

遠方
漁火點點
點紅片片楓葉
楓葉燃起鄉愁滴滴
滴落漫漫長夜

寒山寺的夜半鐘響
由近
至遠
把蘇州城外鳥鵲的
啼聲
吵醒了

滿天寒霜流離失所
落在失眠人愁緒上
苦候
月落西山

2011/04/08 越南

張莖

頑童回家

楚戈——一九三一——二零一一——走了，他真的累了。

他從不厭倦
看璨爛的笑容就知道
總是盡情又盡性地玩耍
在田野捉完泥鰍
又去山澗戲水
再到汨羅鄉下散步的山巒
忙著以風箏和雲朵談天
一直玩到傍晚
才背著斜陽
哼唱媽媽教的那首
一唱再唱的童謠
快跑回家

他不是厭煩
只是累了
那年最後一次回家
從此不再回去

他從不厭倦
看一次次談不完的戀愛就知道
總是盡情又盡性地遊戲
在詩裡
暗自思量是否能把詩句堆砌到
唐詩宋詞的高度
接著在文物故堆中
去玩歷史
再到流浪的房屋
忙著以畫筆與顏彩
和生命對話
一直玩到火鳥再生為止
才在病床上
頂著緩緩下沉的落日
反覆低吟那首
一唱再唱的兒歌
踏上歸途

他不是玩厭了
只是真的累了
如今最後一次回家
從此不再回來

3.20.2011, Tracy, CA

王克難

一定是花

#1 昨夜的紅玫瑰

太長的短信
過度眩耀
一對一
直到流血

#2 勿忘我的紙割傷痕

最好的紫色
去年春天的一頁
不同靜脈的回音
永恆的

#3 鮮豔黃色的詠唱

嚐到的歡愉
狂放追逐的笑
罪惡羊齒植物的觸及
強烈的快樂從不分散

#4 不知哪裡來的鬱金香

急促的明亮
迷惑的懷疑
腦子快樂了一聲轟然
只剩煙

#5 溫暖到核心

活著的理由
美麗的激情適合無耐心
少有的低語
只是一個人的名字

#6 一度的含羞草

甜蜜保留著
被知道的可愛

柳青青

龜裂的日子

太陽雖然沒有一開始時
那般猛烈
但日子經已
虛脫褪色抖顫
龜裂
且裂紋
愈裂愈深遠
直到 膝蓋中線

我舉步維艱
醫生給我補得一時
卻不能補出一條康莊大道
兩旁桃李

朔風野大
唯把尊嚴抓住

2011-05-03 加拿大

即刻的熱情
手與手指

#7 送信人的晚櫻科

全燃的粉紅
寄神奇在深深休憩
蜂蜜的常識
混淆，難以形容

#8 進入冬梅的小寐

另一節要加強的詩
奶油的睡眠
更多的混合
繡花床單

2011 年爾灣

請聽《眾聲》，不是喧嘩

◎向明

《眾聲》是由我們七個閒散的寫詩者合計出版的一本詩選集。我們七人每月聚會一次、完全憑同好，憑友誼，既無組織、亦無規章，憑著對詩寫作的一份無形的尊重，把自己新寫的作品拿出來，一方面相互砥礪，一方面交出成績，讓大家知道臺灣尚有一些對詩忠誠的默默耕耘者。這樣的詩聚會已經是第四年，所收割的詩已成“食餘飲後集”系列的第三本，雖說今年這本取名《眾聲》，但都很感性，很低調，絕不無理喧嘩，為了應驗其可讀性，每人特抽取其中的一首，攤在眾詩家的目睹下，接受嚴格的檢驗：

——向明

■鍾雲如

那一年父親 72 歲

那一年父親七十二歲
他要母親聽他說幾句話
父親說我要先走了
答應我，不許哭
我七十二歲
達到平均壽齡
妳應不至被人取笑

那一年的五月豔陽高照
母親紅了眼眶
獨自到屋頂平台曬棉被

■采思

小詩帖

1. 靜

魚缸內
時間很滿
水平靜，沒構成浪濤

2. 刀

記憶抽出一把刀
把今天的心情
割傷

3. 夜

她走出擁擠的夜
朝思維的另一方向奔跑
直到碰到內心的那堵牆

4. 幻

帶著櫓聲
搖過來的
是他的眼神

5. 下弦月

月亮緩緩流出它的亮光
我的眼睛
坐在它橙色的標題上

6. 體悟

那人逃開喧鬧
匆匆
把自己的寂寞喚醒

■艾農

讀《紅樓夢》有感

因為記憶太遙遠
所以把夢寫到了眼前
成為每一個人的喜怒哀樂
成為一代一代的繁華轉眼成空

人生何必認真
讓頑石歷劫
讓紅粉失色
讓自己一點點秘密
就這樣無聲無息
走進了歷史

■須文蔚

料理

在刀光裡討生活，母親的江湖
從來就不在煙雨迷茫的江南

從來不上峨嵋，武當，少林
堅信那兒的齋飯營養不夠
堅持日日與刀俎激戰
以內力震碎裡脊的筋脈
屠龍刀將牛肘排馴服成絲線
再偷偷加入祖傳配方、治療
一家人的空乏、上火、失戀與高血壓

母親總是一個人練功
鮮魚一如打起水面悠遊的落花
以治大國的雍容，輕易翻動魚身
再用乾坤大挪移把山產雞蛋蔬果

收納在牢靠的記憶體中，江湖規矩
先進先出，絕不食言

當爐火爆香蒜片，青菜正要下鍋時
母親拿起空的鹽罐子叫著

“鹽啊！鹽啊！誰幫我去買鹽？”
空房間模仿著她的聲音學語

“鹽啊！鹽啊！誰幫我去買鹽？”

母親只好偷偷滴下了眼淚
以孤單為晚餐調味

■張國治

行動繪畫

對於人生，我不是坐著講的
我是站起來作的
甚至舞之，蹈之
我是熾熱行動派的
我講求自我表白，需求動作表演
我 涉及客觀物件
相對於生命的不完整
生命向無限
我是不自覺，潛意識的
思想、欲望、行動
全在潑灑滴流中匯竄
我傾注生命源源不窮情感
時而激烈時而委婉時而憂傷
本質上，我是抒情基調，我是
不定形，適合抽象的
畫布就是我身體的一部份
我重視人生特定時空
所發生的動態過程
它的永久記錄就是我的畫
我，傑克遜·帕洛克
讓我為你描述
“畫布乃是一片場地
不能折迭，就好像
它是畫家生命的一部份。”

■曹介直

往事

愈抽愈長
一團毛線
早年編織成衣
曾為自己 增溫
驅寒

現在反抽回去
斷斷續續 已不能
順手成團
身上 卻愈抽
愈冷

有人說 舊事
易燃 只可惜
不能一燒成灰
也不能
送暖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
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
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
，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
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
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
，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
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
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
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
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
、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
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
刊編輯部：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向明

非分抒情（五選三）

一
妻說
你睡得越來越晚
晚得要與啟明星
同等天光

我吃驚的說
那不就是我的名字嗎
應該是越來越亮

二
有時
真想發狂
給我一汪海吧
讓我跳下去
把自己沕熄
使海水沸騰

讓日月看出
生之真誠

三
晚霞紅得接天的時候
如果可能
我願淡出一切的虛空
讓我裹身在
萬慮俱靜

我知道
黝黑是光失色的沉澱
從中孵出
原始的本尊

（按《眾聲》係由財團法人瑪利亞基
金會協助出版，博客來網路書店代售）

凌雲詩刊作品展

■李大興

綏中凌雲詩社社長，並自籌資金創辦《凌雲詩刊》。曾作品獲獎。

遠古的狼煙

我彷彿看到
夕陽的餘輝下
蒼茫的大漠
驪山的峭壁上
騰起直立的狼煙
勤王的將軍
揮動春秋的長劍
壯士的火把
映紅了美人的笑臉
美人笑了
長城倒了

帝王的悲歌

我不能忘記
那個治國無方
卻才華橫溢的帝王
那幅珍藏的丹青
淒美著殘缺的山河
一個“囚徒”
與三千佳麗
從我身旁走過
蹣跚著那黃龍府的悲歌

出塞的哀怨

我依然記得
北國的風雪
無情的鞭撻那個帝王
徒然殺盡天下畫工
怎能彌補那千古的遺憾
任憑美人的琵琶
在我的身邊
驚落那南飛的鴻雁

■劉鐘毓

遼寧綏中人，生於1948年，大學本科，經濟學高級講師。結集出版《止錨灣詩稿》、《六股河詩稿》和《九門口詩稿》。凌雲詩刊常務副主編。

河卵石

在空曠的河床上
河卵石，無稜，無角
不圓，不方
也並不柔韌
卻靜臥在四季的廣場，看人間
萬象

河卵石，它
是歲月長河打磨的驕傲
是大自然的雕琢歲月的石頭花朵
稜角磨破，線面脫落
但，它
記下了悠悠的山河
留下了萬重溝壑的腳窩

河卵石
有人瞧不起它
說它是四面見光
八面玲瓏；沒有骨氣
無以託付生命終生

今天，我說
河卵石，它
依然鋼筋鐵骨，堅硬挺拔
骨子傲氣，靈魂不屈
品格磊落，脾氣不俗
用它建築砌牆，卻能
支撐一片鄉村與城市的天空
用它澆築混凝土
卻能擎起橋樑，河渠
擎起摩天大廈

建塘壘壩，鋪路，成家
一生寂寞的活著
甘為他人做生存的衣架

■劉連武

回族。1979年出生於遼寧綏中。1996年應徵入伍。現為凌雲詩刊編委。詩〈今夜我要盛裝〉獲建國六十周年詩大賽二等獎並著有詩集《燕歸來詩文集》《隨風詩集》。

被風曲叫醒的詩

不過是一場凋謝的風曲
悠揚慵懶地走在田地
在春天到來之前，抵達我夢醒
的耳畔。我不想放下記憶
放棄我對春天的回憶
恐怕帶走的不是過往，而是
靈魂。譏笑過的年代
就在我心頭最顯而易見的高度
留下繩索，繫住了
青春的懵懂
也繫住了我難以釋懷的腳步
風曲四季不停的叫醒我
讓我歌頌田園
歌頌青春

假設

徘徊，在似是而非的月下。
我不在時間的裏邊。
夜色，並不恐怖，
而足夠讓人迷失腳步。
你不在假設的天空，卻
虛構了另一種世界。
虛構了故園無數種山河
午夜，又停泊在
憂傷的埠頭，停在村口
如素美的讓人心痛的平靜，
等待著，黎明
不知所措的到來！

■呂開林

筆名文言。遼寧省綏中縣人。凌雲詩刊總監，前衛建築工程公司總經理。有作品獲獎。

中秋節

一顆戀鄉的種子
在農人的心裏發芽
有雨絲絲落落飄灑
灼一壺老酒酣醉著與月光說話

這個時候，我渴望寄西風於月下
雁聲斷斷，秋雨綿綿
一碗香茗，幾片期盼
一段沉醉的日子，靜靜地傾聽月輪
與嫦娥交談

客舟出發了，不知今晚
可有桂花在心頭點燃
生活的勞累流淌成月下的河水
我依舊喜歡我的農院和家園

秋季漸退漸遠
幾縷馨香在牆角下躊躇月光
一檣相思的帆，乘著月光走遠
我用歲月的釣竿
寄語池水微瀾
中秋節，我夢見故鄉的道路
又寬悠長

清香飄曼

在一個冰冷幽暗的月夜
帶著一顆浸滿孤獨寒冷的心
來到你的墳前，母親
兒為您，點幾支清香
燃幾張富裕的紙錢

然後，兒在為您點支煙
看著清香浮游在墳前
是您將我，風華未及的夢幻
一年一年的實現

是您不辭而逝的容顏
讓我記掛心間，還有您那
不暝的期待，讓兒一往無前

把思念寄在清香裏
把心也燃進紙裏
卻換不回 你鮮活的手
為兒的童年
做的每一頓，香噴噴的飯菜

■楊榮華

1969年出生，凌雲詩刊編委。

愛呵 到最後…

數著度過的歲月
竟不知不覺消失於紅塵
自從魂魄跟了去
竟剩下空空蕩蕩的年輪
也曾向月低語
也曾向流水傾訴
思念的心啊
總是破綻百出
我知道掩飾不住
再也掩飾不住
難道 非得要在
滿是蒼皺的眼角裏
流出幾顆碩大的淚珠
你才能明白
愛呵 到最後
原是一場沒有年齡的路

詭異的時光

在蒼茫的心室中央
居住著詭異的時光
沒有誰能控制她的身體
沒有誰能監視她的去向
她常常帶回些快樂
也常常帶回些憂傷
我愛她愛得莫名其妙
她製造了你我
邂逅又分離的現場

■白頻

本名張麗萍，生於遼寧省綏中縣。遼寧大學函授學院遼寧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遼寧文學院第四屆青年作家班畢業。凌雲詩社主編。著有詩集《大山尋夢》《白薔薇》等多種及散文集《開白花的女人》等。

海的深處

船上塢了（漁船休息）船真的上塢了
漢子們開始大塊的吃肉
大碗的喝酒 大膽地甩起了撲克
還有把麻將推的劈啪三響

漁家女人的脾氣 被霧氣
吹柔了 扯出幾張大團結塞給男人
玩吧 痛痛快快地玩上一陣
一盆鮮嫩的蘑菇燉雞
一盤煎魚 玩夠了
講一段漁人的緋聞趣事
啞一口醇香的二鍋頭 天上的閃電
全當沒有看見

上塢了 上塢了
漢子們的筋骨鬆弛的百般
漁家女人的喜悅 伴著海濤和風
飄在了海上 飄在了夢上
飄在了兒女上學的路上
飄在了一日三餐的飯桌上

柔情的魚

魷魚 沒有人想起你
柔軟的心緒
沒有人給你寫上一行讚美的詩句
我會分外地憐惜你的群體
彷彿你沒有一點骨氣 像女人
喜歡小鳥依人般的依偎男人
柔軟的肩 水一樣的情意
外軟內硬的心 讓火一樣的男人
靠近你 就想食盡你的美味

■ 達文

禪辭 之一

翻開一本書
讓好些日子的情緒
溜進聲音裏

你說是幡動
他說是風動
有誰說仁者心動

一柱檀香
點燃沉澱了許久
的寂寞

此刻 我連心也不動
閉上眼在漆黑中
重新思念廣州

天堂鳥

十字路口
每天路過的
冥冥中的寂靜

在初春
一群翅膀的盤旋中
綻放出火苗般

花瓣的光芒
點燃我內心
孕育良久的黑暗

禪辭 之二

每天起床
吃茶去
趙州和尚在夢中說

■ 伊尹

共 傘

她的左手
高高撐起一把深藍色的傘
灰色的天空
冷得有些詭異
女兒在傘下
她在傘外
雨水正從她右手急急跌落

一張照片

一張黑白照片
拍下洛杉磯當年的情景
舊式樓房整齊地排立
殘舊的老爺車停放在街道兩旁
某宗親公府的牌匾
掛在一所低矮的房子外
瘦骨嶙峋的唐人
一身白衫長褲正緩緩走來
我試圖解讀他一路留下的腳印

拿起榔頭
回到鐵路上
與溫度共浴

讓一杯水
經年端放
度陰陽

驟然的叫賣聲
把封面的心
拉成氣泡

命運的召喚
驅使偶然的野馬
從陸地延伸的腹部
返回入海口

雨霧中的彩燈
點燃街邊的聖誕樹
迎接不速之客

黑風衣將我重新命名
無動於多情的雨絲
雨聲穿過時間的隔音材料
喚醒街道的記憶
一家舊店鋪
站立者已從門邊離去

海邊的夢幻之城
海風將房屋吹向山坡
日光下 你曾如一個幻影
在這裏出現
在那裏停留

街道的人群
在曠野消失
從另一個時間之門湧入
依舊在咖啡店裏喝咖啡
在圖書館閱讀
在低矮的海濱小屋談論天氣
狗牽著主人到海邊去回憶往事
聖誕老人向行人揮手致意
告知時光列車正往回開
披頭士在舞臺瘋狂演出
世界的最後一個節目
大海是個伴音器
壞天氣時走調

海灣提供最佳角度
展現時光的水晶碎片
燈火點點
沿海岸線起伏
漂泊者
墜入無盡的精神之鄉

2011年寄自加拿大

■ 高岸

重返K城

■夏子

在天涯

在天涯

半生行腳尋覓那道風景
跋涉的夢途
有山懷柔有水映秀

在天涯

半顆行星失神的顛簸
待援的手足
一垣垣斷牆下的抽泣

在天涯

半輪月光越過頹牆下的黑
夜風呼徹
天地 沒有回音的悲歌

在天涯

半破心房鐫刻血緣密碼
繖羽的靈魂
還鎮守天府的國度

在天涯

那頭的家
是慟哭的山河垂淚的天

這頭的家

是我失聲的呼喊
瓦礫堆下
那被肢解的象形文字
尚存……
一息

記 2008 年 512 汶川大地震

■惠遠飛

汶川，一個強大的動詞

2008 年 5 月 12 日下午

汶川，一個強大的動詞
在中華大地的西南 驟然
迸射出來

災難，不期而至
苦難的汶川，散發出強大的能量
吸引了全世界關切的目光
聚焦了無數以心裂肺的痛苦
中華民族的心手緊緊相連
在大西南汶川

救援，救援

還是救援

廢墟裏的苦苦尋找

餘震帶的艱難登攀

伸出雙手中的愛心捐款

轟鳴的車間為救援物資加班加點

地生產

抗震救災 重建家園

這是中華兒女面對大自然

災難的豪邁宣言

在華夏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激蕩和響遍

汶川，一個強大的動詞

喚醒了千萬樸素民眾的民族情感

汶川，一個強大的動詞

任愛心成河 匯涓潺湲

請記住，汶川，

一個強大的動詞

5·12 的一記響鞭

讓我們不敢懈怠 勇往向前

2011 年寄自廣東

■劍江之魚

春天事件： 日本東海岸

海水湧上日本國的東海岸

餘震再次襲來

核輻射從骨頭深處

漫開。櫻花迅速凋零……

我不能確定風和雪

什麼時候停下

十公里，二十公里

三十公里吧

救援的大部隊排起長龍

任何事情

都要講究秩序

記得更早一些的鐘點

許多日本國民

有一部分奔向高處

一部分走進黑暗

或潛入蔚藍

瞬間完成華麗的轉身

我至今還看不明白

房屋倒塌

海嘯沖刷

核電爆炸的背後

意味著什麼

只看見櫻花的眼淚

滴成一個醒目的驚歎

■ 嚴力

詞

客戶和上帝
只有一個是動詞

空洞的詞是必須的
以便我們去言說虛無
不說也行
但必須空著

2011.3.

順手牽羊

趁著月圓的時候
多扛幾箱子月光回家
能源稀缺的這個世界
已經讓我們
在所有的地方都想順手牽羊

2011.3.

取不出來了

伊沙問得好：
兒時的那一點點單純的快樂
跑哪兒去了？

兒時那一點點單純的快樂
像碑文一樣
刻錄在物質匱乏
政治運動頻發的時代裏
它
已取不出來了

那時候
僅僅一塊水果糖
就能高興好幾天
那味道比當今燈紅酒綠的
製造成本高多了

■ 李雲楓

天使

她站在門口，將雙翅收起
她說在尋找一個人
我告訴了她我的名字
她失望的搖搖頭，然後飛走了
我站在門前看著她遠去
這時是黃昏
我剛剛把槍口對準自己的眉心

2011年寄自北京

那時候的一句口號
或者幾條即興的政策
就要喂進去很多條生命

那時候
一眼望過去的祖國
不光是臉
一身全是補丁的階級針眼
山水也不例外

那時候
有性格的人
都不知道躲到哪兒去了
一躲就是幾十年啊
他們
也取不出來了

如今
具有金錢般強勢性格的人
多了去了
不過
不依賴金錢的
那一點點單純的快樂
也取不出來了

2011.3.18.

■ 沙特王子

獻給伊拉克和 她的人民

呵，我的朋友，
請把鮮花都拿走
戰爭已經結束
請把我的田園也拿走

戰爭已經結束
我何必把這些留住
戰爭結束了
我獲得真正的自由

我願去流浪
我願去幻想
我願去給農夫當助手
我願去拾起老人滑落的拐杖

我要去換一雙新鞋
從此它將和我一起
踏上科威特的碼頭
和愛琴海沿岸的港灣

在尼羅河的兩畔
我將拾到彌賽亞的貝殼
在約旦的橋下
我將拾起聖母遺落的手絹

呵，我的朋友
請把鮮花都拿走吧
戰爭已經結束
請把我的田園也拿走

2011年

■朱鎮西

寶 刀

懷裏藏著一把刀
刀刀上
嵌著一顆閃亮的星
滾燙
鋒利——
渴念血浪

你不能跳
不能坐
也不能躺
躺——
罪孽之書即合上
不是
同一條河
轉眼流逝花瓣

你走吧
夕照
將鐵欄鍍成金

大樹
變成千萬個鳥巢
人奔向她的地方

刀
跳到你的手中

玉鋒
將開出溫柔絢麗的血之花

2011年寄自湖南

■桑克

一曼街上的抗議者

街頭的抗議者比洛維特更理解貝克特的戲劇。他們不僅忠實於各自的角色，而且賦予角色更新的生機。這是貝克特本人也沒有想到的。但是他們不知道貝克特是誰，因為他們從未受過正常的文學教育。如果不是因為傷及自身他們恐怕仍是沙發之中的土豆，對著黑白電視慢慢發著自己的綠芽。他們站在公用局的門口拉著一條橫幅。幅色是白的，字色是黑的，而且是印刷體。其中的辭彙涉及生存或者公正還有一些明顯屬於禁忌，連我都不敢引述他們人數不多，如果與全城人口相比，甚至可以忽略不計。沒有一個人會把天上落下的一滴水當作一場雨。沒有一個人會把皮膚的憤怒當作一場起義。如果我不是因為剛下巴士，正好看見他們的委屈，我或許永遠不會知道這座冰冷之城居然擁有這樣的勇氣。他們是孤獨的，沉默的，站在落葉的圍剿之中。他們戴著眼鏡，看上去似乎懂得利用互聯網的功能，但我翻遍論壇也沒有發現他們呼籲的痕跡。他們站在門口，小車或者大車出出進進的。如果我剛剛入行，我就會興奮地舉起照相機，拍攝他們絕望的眼神。但從數年之前被主編斥責之後我就只能熟視無睹，與許多激動過的同行一樣，只能把他們寫在不公開的日記之中，寫在不公開的博客之中，寫在這首詩之中。這首詩能否公開？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不知道。他們孤寂地站著，沒有誰理會他們，沒有誰圍觀他們。看客業已成熟，知道什麼是值得欣賞的。翌日，我走下巴士，門口乾淨得好像從來沒有落過灰塵。代替他們的是更多的落葉，更多的枯萎的落葉被秋風和保潔員推來搽去。一輛卡車停在門裏。腳手架罩著灰色的大樓。玻璃幕牆是亞光的，將來看上去或許接近駭客帝國。簡潔的帝國，神秘而愉悅的帝國。貝克特比我曉事：冷漠當然比粗暴更有力量，比冰箱更有幹勁，何況一個模仿戲劇的秋天？

2008.10.17.15:25 哈爾濱

火 山

蘊積了千年
只一瞬 竟爆發成
血光沖天的氾濫

或許 控制不住
內心的滾燙 註定
是一場災難

冬

總是以
雪的純潔為由
攔住走向春天的
腳步

但 被一朵朵
凌寒的紅梅
戳破了
謊言

夢

兒時的夢
總掛在高高的樹梢

及至長大成人
才知道 那美麗的夢
應繫在根腳

飛 翔

樹下一隻小鳥
無視那高聳的挺拔
一次次
作飛翔的練習

突然 我為之感動
只要高擎著精神的頭顱
就沒有不可逾越的
高度

2011年寄自陝西

■寒山石

思想的花瓣

■北塔

新王府井頌

推土機趕走了老居民
賴著不走的大媽死于回憶
姑娘們跑回來，落戶於
包房和酒吧，以小費度日

王爺的馬鞭像條毒蛇
盤繞著新華書店的營業員
一隻愛書的手摸過書脊
是個盲人，但並非文盲

從此你就得學會享受眼福
任何一件商品的價格
都會燙傷你的手指，使你
回不到平穩的座位和心態

出去的更難，進來的更容易
在出去和進來之間，一個個
全都穿著入時，轉瞬即逝
生活被提升得不可企及

而你仍然生活在四毛錢的
車票上、三毛錢的公用電話上
豪華商場的入口免費參觀
老字型大小變了花樣，趕上了時尚

接下來是醫院，器宇軒昂
但縮在胡同裏；白大褂蕩漾
在受盡病痛的空氣裏，而微笑
依然垂掛在實習醫生的臉龐

王府井是個賭場，誰都想
攜帶所有的積蓄前來狂歡一秒
啊，在這氣派的露天舞臺上
佈景奢侈，而市民成了主角！

我的愛人，你就隱居在王府井
後面的一間蝸居裏。惡臭

■熊剛

風 箏

二月，風箏長大成人
翅膀硬了

身子輕得跟風似的
三步兩步就躡上了天

天多高呵，多藍
一朵雲別在頭頂
村莊的背，駝下去
佝僂成父親
田壟，遠成一扇窗格
鑲著故鄉的明月
風箏的尾巴飄搖
和一群飛鳥握手

春風得意
風箏的志向舒展
鯤鵬萬里
一根線栓在它的身後
永遠拽在
母親的手心

2011年寄自湖南常德

使你更加芬芳；我的出現
使你興奮得忘記了昂貴的等候

王府井的每一寸空間都是
黃金，但整個兒還不如你的
髮絲一根。我會去得更勤
只因王府井之上還有你的眼睛

2011年寄自北京

■老井

春 遊

燕子從頭頂飛過
尾巴剪開淡淡的烏雲
晚風細長的雙手探出幾百里
摟定炊煙尖叫的腰肢

穿越蠶豆花濃郁的香
我的身軀已經變得綿軟無力
趟過薺菜羞澀的目光
我的腳步已經醉得踉踉蹌蹌
撥開前方翠綠的樹枝
就看見前方山谷中的深湖
正舉起半杯香醇的桃花酒
邀我對飲

蠻荒曠遠

這兒的山峰又高又大
暫時還不會被行人裝進衣袋裏
兜到遠方去出售
這兒的松林又高又密
暫時還不會被醉醺醺的官員們
拿去當牙籤使用
這裏的潭水又清又深
只有撥開表面沾滿的層層鳥語
才可以看見它如鑒的處女心
這兒的野花漫山遍野
成群結隊的花香蓋起了
擋風避雨的小房
這兒的山谷蠻荒曠遠
其中的獵豹和羚羊
正在舉行一場轟轟烈烈的
馬拉松似戀愛

累了在草坪上躺一會
渴了喝一口沁涼的山泉水
親愛的你看
那朵紫丁香是你的紅羅帳
這顆野杜仲就是我的鴨舌帽

■陳銘華

健忘症

記得小情人初見
記得夕陽西下大海
記得夜來幽夢忽還鄉
又突然記得自己
某年某日某本電腦裡
一首忘了名字的詩

2011年4月30日

樹 想

滑膩的夜幕
裹不住圓鼓鼓的月亮

光溜溜的感覺
常常開花但不肯結果

年輪又轉動起來了
該死的激素
干擾我靜靜的思考

2010年8月22日

隨雲遊黃山

就像你離開了雲谷寺的飛簷
我一下纜車便腳步飄浮
不幸上白鵝嶺不光是鵝的事
妙筆到了始信峰纜生花
處處都飛來了飛來石
盈盈都住進了光明頂
穿過一線天隱入鰲魚洞
(鰲魚不就是水魚麼)
攀越百步雲梯
什麼 等我離去時
迎客松方來相迎
哎 親愛的 你慢慢飛

2010年6月4日黃山

■俞昌雄

簡 單

向日葵一輩子只做一件事
它們齊心協力，要從我們當中
找出那位擁有光亮，與此同時
也擁有坡度的人
我以為這是一件十分複雜的事
可我的隨從，他們卻覺得無比簡單
只要把向日葵種在山崗上
或者，把我丟進黑夜裏

村莊和風箏

柴垛越堆越高。偏遠處
稻草人的眼睛塌陷著，看不見
河流和帶露的桃花
放牛娃蹲在村口的泥牆下
春雨過後，手腳上長出新的疤痕
咳，糧食真的越來越少了
村莊一天一天瘦下去
日頭半夜裏就出發，只追趕
紙做的風箏，和那一雙顫動的手

一條河流的多個側面

我的鄰居，每天夜裏都會夢見
同一條河流。它從山腳下
往山坡上流淌，偶爾會停下來，停在
某一個高度，有時爬上枝桠
以誰也看不見的形狀
說話，先是代替長翅膀的鳥兒
而後搬來雲朵，在那兒刻字
我問我鄰居它究竟都寫了些什麼
那個大眼睛的男人愣了愣
說“哦，是這樣的，它畫了兩條線
我感覺像一條路，十六歲那年
開始，我就一直走著

■朱楓

鏡 前

那時魔王在照鏡子，它越照
越感到自己的高大，它的
腦袋裏，長滿了氣球
它腰間挎著的妖刀，從鏡子裏
反射出道道寒光，窗外
樹上的鳥兒們紛紛驚散遠逃
一群老鼠跑到魔王的身後
它們打著旗，畢恭畢敬地希望
加入魔王的隊伍。它們聽說
站在鏡子前的魔王，昨晚
從十里外的芝麻村
搶來了最好吃的香油

2011年寄自山西

至今已不惑，我仍舊沒搞清楚
自己在遠方還是在近處”

我永遠活著

按照工蜂給過的提示
半夜裏，我要長出一枚尾刺
第二天我有可能會飛過三百公里
只尋求一朵花，和一個
內心無比甜蜜的人
我因那個人而永遠活著
僅此一點，誰也比不上
窮人獨自拍掌，而富人黯然神傷
按照那個人給過的提示
尾刺不能隨便亂用，可以
偷偷藏著，也可以扎進她的身上
但一定是在那樣的時刻
花朵尚未枯萎，我已飛過河岸

2011年寄自福建

■包苞

回 家

長長的軌道被太陽曬熱，剛好用來
支撐疲憊的身子
沒有呼嘯的火車，我也不會被火車帶走
我就是火車

當我坐下來，我感到從未有過的鬆弛
長長的軌道有點像老家屋簷下的
小板凳的靠背

我閉上眼睛，我感到大地在疾馳
我閉上眼睛，一隻美麗的蝴蝶就飛過來
停在我的鼻子尖上

我吸了吸鼻子，嗅到了青草和鮮花的味道
再吸了吸，就嗅到了鄰居家女孩的味道。
是被太陽曬熱的出過汗的肩膀的味道

蝴蝶忽閃的翅膀讓我有點眩暈：
稀軟的陽光。貼滿廣告的街道。

被踩在腳下的沾滿了泥汗的
面孔。洗腳屋前站著的賣淫女。廣場上
四處逡巡的皮條客。小轎車裏隱身的
政客。被閹割過的公務員。做過
易容術的單身女人。幽暗
路燈下的劫匪。在火車站過夜的農民工。
我要用一節車廂將他們全部帶走

我要將他們帶到沒有人的蠻荒之地
集體焚毀。

我要讓復仇的火焰清洗他們的靈魂

我要讓山野的風清掃天空
我要讓山泉水沖洗大地上所有的
污濁的痕跡

我要讓他們面對一顆青草贖罪、懺悔

■洪燭

牧羊女

從西寧往西去，走了一個上午
又走了一個下午
還沒看見一隻羊
我就覺得：還沒走遠
終於看見羊了
一群羊，又一群羊
東一塊西一塊的，忽大忽小
可我還沒看見一個放羊的人
再多的羊也顯得孤獨啊
到了貴德，看見一個放羊的孩子
到了循化，又看見一個放羊的老人
可我還沒看見一個牧羊女
怎麼也不想回頭啊
看不見牧羊女，再大的草原
也不像草原

我要讓我的列車在回到村口之前
載滿花香和月光

我要一次又一次地深呼吸，來
清洗墮落的肺、胃和心臟
我要用乾淨的眼睛面對莊稼，
乾淨的耳朵
應答母親的呼喚，乾淨的手捧起
燙手的烙餅，乾淨的嘴
和胃接納乾淨的糧食

而後愛，生下健康的兒女，
赤腳奔跑在滾燙的黃土中
我停下來，閉上雙眼
被太陽曬熱的軌道，像我隱隱
作痛的脊椎
隱忍，卻又倔強

2010年寄自甘肅天水

■阿北

我所居住的城市

這城市從凌晨五點就開始醒來
當第一縷光線穿過黑暗
在匆忙中抵達
公路已迴響著各種人的聲音：
野心的政治家
從西方學回經營之術的商人
在紅綠燈路口擦肩而過的瞬間
交談讓熾熱的火焰熊熊不息
這火焰點燃的現代化的工業區
燃燒更多異鄉人的黎明
讓每一個尋夢者在這座國家的大工廠
都能收割夢想的麥子
流動的小攤販
永不辛苦與勞累的拾荒者
將四處環遊的朵朵雲彩留在身後
他們在風中挺起胸膛
容忍詩人，寬恕怎麼也創造不好的生活
只知道用盡全力不停地衝擊

這是一座被冠為多種稱呼的城市
而與我這位躂腳的詩人
它只是這麼一座令異鄉人不再漂泊的城
更多的人會像我一樣在此住下
把根深埋進這深圳河畔的土壤
或者就如那路邊開放的花朵
三瓣圍成一朵。不嬌媚，不美麗
但成片開放時，似紅雲，像火焰
織成緞帶，築成紅牆
這城市以蕭邦的序曲為基調
並且只取其中歡樂的部分
在這裏，每一雙辛勤勞動的手
都能創造生活，都會被緊緊地握住
每一段燃燒的青春
每一種感恩的情懷
都能夠挖開一眼泉水
這些泉水彙聚成的深圳河
流經過這城市的心臟
日日夜夜，神秘地問候
更多的前來尋夢的異鄉人

■張耳

自動櫃員機

滿樹的果實任你摘，象徵和平的
橄欖枝卻不知道，因為言語被禁止
取消另外的思想不比殺一隻鴿子—
自動放棄就更加可悲。星星隔著
高高掛起的光景，看我們默誦密碼
猜測我們與我們的玩意兒不平等的關係

還是那麼亮。女孩在窗外的路旁，
銀色轎車

街對面的柏樹，樹後面的教堂，霓虹燈
剪開當年自行車輪條的倒影，取消
繼續徹夜回頭話的可能。沿街電纜
哪去了？鳥的儀仗無從列隊。

瓦簷上的信鴿
變出盤中乳鴿，醬香，橘香，蔥花香

輸送刀口上藍色的夜光。講不清
此刻的追憶，看見的背景，遠方
殺人和被殺，瘋狂和錯亂沒有

後果，像不像
常青的枝條一如既往地取消四季風景？
重新輸入，再痛一次？再死一次？
生存的密碼沒有份量：630710

空無一物的是種子，是磨練的事物
是遮月的雲低頭，是羞澀的補丁
是歷史幸福地遺忘你輕微的責備——
在雪融化前取消我們的約會。桂花油
攪拌發條上的時間，只是一個詞，只是
我的一層心思。是這兒不是？

讓松針。讓雲抬頭看雲，回到當初。取消
童年總吃不飽的噩夢，自信的技藝
在喀嚓聲中

撒放花花綠綠的應驗—衛生橄欖*，
甜酸口味

黃金核，兩頭尖。讓我們蕩起雙槳
在什剎海浸泡中痛痛快地發芽
沒有莫名，沒有悲傷。

*老實講，還是小時候的酸棗，山裏紅，
果丹皮好吃些。藏在口袋裏，一粒一
粒的省著吃，果丹皮也是撕一小塊兒一
小塊兒地慢慢含著唆著，甜酸在嘴裏，
享受在心裏。

CCTV

天那麼冷。蟋蟀的長腳抖抖地顫動
從西邊看抖抖，從東邊看也抖抖
北邊看抖抖，南邊看抖抖
CNN上看還抖抖。有沒有道理不是

我們的問題。這個城市塵土那麼厚
從西邊看濛濛，從東邊看也濛濛
北邊看濛濛，南邊看濛濛
CNN上看還濛濛。一枚刺眼的鑽石別針

插在灰色中山裝上。那麼多挖牆腳的
躲在城根下。從西邊看心虛，從
東邊看也心虛

北邊看心虛，南邊看心虛
CNN上看還心虛。德行不是叫賣人的

招牌。大珠小珠落算盤，商人婦
西邊算急急，東邊算也急急
北邊算急急，南邊算急急
CNN上還急急。大米和自行車輪子

與煙花比美。地上的意思重於
天上的意思。西邊掂重重，東邊
掂也重重

北邊重重，南邊重重
CNN掂還重重。把窗戶挪開也找不到

牢靠的口實。水立方仿製未來的夢：
西邊藍藍，東邊也藍藍
北邊藍藍，南邊藍藍
CNN上更藍藍。上下一條喉舌

集體大觀園。傳花的鼓點那麼緊湊
西邊咚咚，東邊也咚咚
北邊咚咚，南邊咚咚
CNN上更咚咚。鏘。

一首越詩的兩種中譯：

使命

◎阮玉江 原著

◎余問耕 譯

寫給自己的戲劇
那不是自己的人忽然成為導演
一個平凡人變成矛盾的信徒
挽救與改錯都不合理的時候
一個不懂得笑的主角
他無能為力

戲劇仍在上演
觀眾讚不絕口地看著
他已習慣
在冷感的深層處
再不想挽留那過去的
一些什麼
寫給舊歌劇的那首催眠曲
已忘掉了歌詞
只旋律還在

貝多芬的奏鳴曲響徹
彈琴的人似在鞭打
馬匹驚慌奔跑
赤著足追趕
踏碎荊棘與石頭，疲憊
一齣戲劇，一個人物而他就是導演
一切都不按秩序
開始……

◎劉健生 譯

寫給自己的劇本
在下非本人忽然成了導演
領銜主角不會笑
一個尋常人成了矛盾的信徒
當一切挽救與更改都不合理
他無能為力

美國詩人比利·柯林斯詩選譯

◎武慶雲

劇本即管演出
觀眾一直叫好
他已習慣了
這份深層冷感
不想再牽留一些什麼
那屬於過往的
舊歌劇的那闕曲子
歌詞忘記了
旋律依舊完整

貝多芬之奏鳴曲
鋼琴演奏者猶似揮鞭
馬兒驚恐狂奔
赤著雙足追趕
踏碎荊棘與石頭，倦了
這齣戲，唯一角色的他也是導演
一切都不按照秩序
開始……

附原作：

Sứ Mệnh

Nguyễn Ngọc Giang

Vỡ kịch viết cho mình
kẻ không phải là mình bỗng trở thành đạo diễn
một diễn viên chính không biết cười
anh ta bất lực
sự cứu vãn và sửa đổi không hợp lý
khi một kẻ tâm thường là tín đồ của mâu thuẫn

vỡ cứ diễn
người cứ trầm trở xem
dưới tầng sâu của sự lạnh cảm
anh ta đã quen
chẳng còn muốn níu kéo một điều gì
về phía quá khứ
bài hát ru dành cho vở nhạc kịch cũ
đã quên lời
chỉ giai điệu là còn nguyên vẹn

bản sonata của Beethoven
người đánh đàn như quất roi
con ngựa thẳng thốt chạy
đuổi theo trên đôi chân trần
nát gai và đá, một nhòai
một vở kịch, một nhân vật và anh ta là
đạo diễn chính
mọi thứ đều không theo trật tự
bắt đầu...



Credit: Corbis Images

比利·柯林斯（Billy Collins），1941年3月22日出生於紐約市，是紐約市大學雷曼學院的著名教授，美國2001至2003年的桂冠詩人，紐約州2004至2006年的桂冠詩人。他贏得了無數詩雜誌獎項，並榮獲第一年度的馬克吐溫詩獎，2005年的幽默獎，是目前為止美國頭號暢銷詩人。比利的詩能夠暢銷有種種原因，比方說朗誦，錄音，媒體講演，打入中學課堂，但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他的詩的透明度。雖然也具有城市性，現代感，甚至後現代味，然而琅琅上口，明晰易懂。從他那首〈讀宋代詩詞選集時，我不禁停下來欣賞詩詞標題的長度和透明度〉，可以看出，他從中國宋代詩詞中汲取了暢銷的秘訣：詩的透明度。中國詩最講究含蓄，然而在比利看來，含蓄的詩意是由明晰的語言象徵來表達的。比利讀的是翻譯的宋詩，誤譯和誤讀都是難免的。眾所周知，宋代很多詩詞都只有詞牌而沒有題目，有的話，大多也是種次標題或時間地點原因的注腳。不過讀一下本刊我翻譯的五首詩，你就會明白，不僅詩的標題，比利整體詩的透明度及內涵哲理都受到了中國詩詞的影響。

介紹詩

我請他們拿起一首詩來
舉到光亮處

像看彩色幻燈片那樣

或者將耳朵緊貼詩的蜂穴。

我說把隻老鼠扔進詩裏去
看它怎樣尋路逃出；

要不就走進詩的臥室，
摸索著尋找牆上的燈開關。

我要他們滑水般地
穿過整個詩面，
邊滑邊對彼岸的作者大名招手。

可惜，他們想做的一切
不過是用繩子把詩綁在椅子上
設法用酷刑逼出它的供詞。

他們開始用橡皮管抽打它
看看它到底是什麼意思。

詩的麻煩：一首美國

桂冠詩人與眾分享的闡釋詩

詩的麻煩，我意識到是在
一個夜晚當我沿著海灘散步，
光腳下踩著佛羅里達的冷沙，
天空一派星光秀。

詩的麻煩是
它激勵出更多的詩創作，
使更多的孔雀魚擠進魚缸，
更多的兔寶寶
從媽媽的懷抱躍到露草上。

什麼時候才會終止呢？
除非有那麼一天，
我們把世界上的每一物
都同另一物作了比較。

再沒有什麼可做了，
只好悄悄地合上筆記本電腦，
袖手坐在寫字臺旁。

詩使我充滿了喜悅，
讓我像風中的羽毛；
詩使我充滿了悲傷，
讓我像根鎖鏈從橋上甩落。

但更重要的是詩使我充滿了
寫詩的慾望，
坐在黑暗中，等待著小火苗
出現在我的筆頭上。

如此這般，一種剽竊的渴望，
企圖打著手電筒，帶著滑雪面具
闖入別人的詩行。
我們是一群多麼沮喪的扒手，
割人錢包，司空見慣的小偷小摸，
我心想這些時，
涼森森的浪花旋繞著我的腳脖，
燈塔將高音喇叭轉向海空——
這個形象比喻是我直接
從勞倫斯·佛林格堤那兒偷來的。
此刻說句大實話——
現在我制服口袋裏就裝著
三藩市腳踏車詩人
那本小遊樂園似的詩集，
來回奔波於高中變化莫測的講堂上。

讀宋代詩詞選集時，我 不禁停下來欣賞詩詞標題的 長度和透明度

似乎這些詩人
全都兩袖清風
他們牌亮得那麼早，
往往在首句之前就點明
是陰還是晴，
是夜晚還是白天，

詩人出於什麼季節，
甚至得喝多少酒。

也許是秋天，他在看隻麻雀。
也許雪飄落在一個享有美名的小鎮。

“吉祥寺賞牡丹，午後，陰”
是蘇東坡詩題之一。
“河心汲水煮茶”
是另一個，要不索性題作
“船上，不眠夜。”

詩人陸游捧著米糕：
“夏日黃昏船上，
聞水鳥啼，
萬分淒涼，彷彿在說：
最毒婦人心。有感，寫下此詩。”
這裏不需要推轉任何鐵旋門——
諸如“繩上的漩渦”或
“神經官能症之角”一類的奇標異簽
沒有那種令人百思不解的迎客墊。

相反，“夏季清晨，
迎著鳥鳴瀑布聲漫步”
倒似珠簾輕拂我的雙肩。

“十天春雨無法出門”
亦如僕人領我入室，只見
一位長著稀疏鬍子的詩人
正坐在墊子上，守著一壺酒，
悄語白雲寒風，
哎歎病疾及朋友的逝去。

多麼容易啊，詩人就這樣把我請進來
讓我在一個角落坐下，
像他那樣盤起腿，聆聽。

狂人

他們說，假如還沒寫就先講出來，

你會扼殺一首詩。
假如你公開得太早，他們警告說，
你的詩會飛跑。
這回兒，他們絕對沒說錯。

就拿那天晚上吧，我向你們提到
我想寫狂人，
因為報紙都這樣活靈活現地稱呼他們
這群人攻擊藝術，卻不是在評論中
而是在布拉格和阿姆斯特丹
寂靜的博物館裏，
用麵包刀和錘子。

實際上，他們才是真正的藝術家，
你說，能旋轉你玻璃杯中的冰塊。
手中的螺絲刀是他們的畫筆。
真正的破壞者恰恰是修復者，
你繼續說，慢慢地把我給弄顛倒了。
他們這些人穿著醫生白大褂
縫合自然風景的傷口，
卻如此這般地破壞了狂人的真藝術。

我看著我的詩飛到酒吧前，
在那兒悠來轉去。
直到下一位顧客走進來，
我才看到它奪門而出，
飛進無邊的黑夜，我只能在
城市黑色輪廓的上空遐想。

我所想說的是
藝術也是短命的，
只能像刮鬍刀那樣
劃出一兩道血來。
藝術只同人的生命相比顯得長壽。
不過那天夜晚，我獨自開車回家，
心籠裏沒有任何竄動，
只希望能在車燈的弧光裏，
捕捉點兒什麼，
或許是棲在路標或街燈上那隻
可憐的上不了書的小鳥，束著翅膀
用賊亮的小眼盯著我。

溺水藝術

真不知道怎麼回事兒，溺水時
生命在眼前一閃，
恐慌中，時光拼命濃縮，
把幾十年壓進絕望的最後幾秒鐘。

從輪船上墜落或被洪水沖走時，
難道你不希望
能有一分鐘悠閒的回顧，能有一隻
無形的手
替你一頁一頁地翻開相集——
使你看見自己騎在小馬上或戴著
圓錐帽
正吹滅生日蠟燭。

來段動畫電影或幻燈片怎麼樣？
你的一生是篇文章還是張模特照？
難道還有比這一霎那的光掠
更美好的形式嗎？
整個一生都閃現在你的面前，
如一傳記燃眉爆炸——
巨作絕不像你以前想像的那種三大卷

倖存下的人會巧妙地讓我們相信
某種真理之雷霆，閃電般地劃過水面
在眾光閃逝之前，有一道終極之光
如千鈞磐石滅頂而來。
不過，如果你沉下水時眼前
有任何閃亮，
那很可能是一條魚，

一弧銀光一晃而過，
與你的生命或死亡完全無關。
海潮會帶你走，要不湖泊會讓你
沉到它泥草混雜的底部，
將你已經忘卻的一切通通丟在腦後，
水面高空，現在已佈滿了疾馳的雲。

我和《新大陸》詩人的

17 讀詩錄

◎虔謙

大約十七年前，在經歷了四年的在美打雜後，我終於有了自己的小生意：一家小書店。按照朋友的說法：有自己的生意，便是美國夢成真了。

我聽了心裏苦笑加自嘲：有過多少夢都沒有實現，這個小破書店，倒是美夢成真了。

成真就成真吧。可，美夢（不管是大夢還是小夢）成真其實只是人生的另一種開始。我開始，開始兢兢業業了，開始艱苦奮鬥了；與此同時，我開始，開始計較錢了，開始庸俗勢利了，開始刻薄了……

開店一年多後，有一天，來了幾位中、青年男子。他們看上去很斯文，很和藹。其中戴眼鏡的、膚色黝黑的那一位更是溫文爾雅，笑容可掬。他手端著一摞書，走到了我的櫃檯前。

“小姐，請問你們書店能不能幫寄賣書？”他很有禮貌地問。

“什麼書呢？”我反問。看他的書生模樣和謹慎謙卑的神態，我猜想不會是什麼暢銷書。不是暢銷書，我實在是提不起來多少力氣和興趣。不過，我還是盡量裝做熱忱的樣子。

他小心翼翼地把那摞書放到了我面前的櫃檯上。“這是，”他說，斟酌著詞句，“我們有個文學團體，這是我們團體裏作者們的詩集。我們想放幾本在這裏賣。”

“你一本要賣多少錢呢？”我又問，硬撐著認真勁看了看那摞書。

“這樣吧。每本我們收回十元，剩下的全歸你。”

“十元？！”我脫口而出。那書，薄薄的，白色封面，封面上的圖案有點像木刻；整個裝幀很簡樸。我覺得那書連五元都賣不動，他卻開口就要拿回十元！“這個，賣十元，恐怕會難一點。”我說。心裏吃驚，語調還是盡量保持平靜和禮貌，臉上還是盡量堆著笑。

“你知道，我們自己出的這書，成本

很高。賣十元，也就是回本而已。”他解釋道。

“哦，是這樣。”我點了點頭。“那，就試試看吧。”根據多年的經驗，我琢磨那摞書恐怕連賣出一本的希望都沒有，但是我還是把那摞書——大概十本的樣子——留了下來。

“那就謝謝你啦！”戴眼鏡的中年男子說。

於是我們簽了一張簡單的寄賣字據。中年男子在字據上簽了名。我一看他的簽名，才知道他叫陳本銘。看著他那張黝黑的臉，那雙微笑著的溫和的眼睛，那對透露著厚道的雙唇，我由衷感覺到，這是最誠實和赤誠的人。他告訴我，他是越南華僑。接著，他回頭招呼他的同伴們——大約四、五位——在他們和我之間作介紹。他們都在書架那邊看書，一聽介紹便抬起頭來和我微笑問好。他們的神態大致和陳本銘差不多：樸實、謙遜、溫和、厚道。他向我介紹了他的那幾位同伴，我記得其中有一位就是陳銘華，也就是《新大陸》詩刊的主編。

我本是寫詩的；我本生活在童話般的詩裏或者說詩一般的童話裏。來美後，我的人生從外到裏又從裏到外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變。我用詩，寫下了我這詩喪失的人生桑田滄海：

時間的水
忘卻在流逝

春寒，戰慄
雪道，足跡
反光的玻璃鏡
遲疑的手指

數不清有多少
機械的嘴唇
冰涼的鼻子
僵硬的目光
對著呵斥，諷譏

忘記了灌木林

小松鼠

木頭房子

小花鹿

忘記了傷痛

淚珠

甚至微笑

甚至輕撫

——飄撒的頭髮

金色的沙灘

海鳥飛去

銀色的波浪

深奧的眼睛

蒼茫的天空

森林迭起

遼闊的風

跑呵，沿著深深的裂谷

跑上紫色的岩巔

五彩繽紛的小花

堅硬的峰巒

記起了灌木林

小松鼠

木頭房子

小花鹿

記起了微笑

輕撫

甚至傷痛

甚至淚珠

生命回歸到起碼的溫飽基本，它於是生出了硬硬的、詩暫時穿不透的老繭。

然而也許因為在麻木的表層底下，我心靈深處的觸角始終內藏著那一份對詩的敏感和溫柔，我將那幾本《新大陸》詩集放在了書店顯眼的位置上；我也會抓住機會向我認為可能對詩感興趣的客人推銷那幾本詩集。

不久以後，書店來了一位年青的詩人，他自我介紹說他叫達文，他的朋友們向他介紹了我這家書店，所以他就來了。他很健談。他站在我的櫃檯前，和我聊了很長一段時間。大都是他在講，講的大都和詩有關，內容我記不清了，隱

約記得他提到說，當今的時代裏，詩人很寂寞，很清貧；詩人也必須能夠承受住這寂寞，這清貧，方能成就點什麼。

他穿著簡樸，看上去絕不富裕，就像他的新大陸同仁們那樣。那天達文走了以後，我拿起來一本《新大陸》詩集，那裏面有達文的詩。“新大陸”，一個我並不陌生的詞語。記得當年北大學生搞民主選舉期間，有人辦起了一份名叫“新大陸”的小報刊。“新大陸”，是載夢、運夢的方舟；“新大陸”又是那夢的本身。然而有種東西似乎比夢還純真，還珍貴。那就是我從陳本銘身上，從達文身上，從這一整代“新大陸”詩人們的身上所看到的人的童真和質樸的本性，更重要的，還有他們在艱難的環境中對那份童真和質樸本性的堅守。

有個階段，陳本銘成了我書店的常客。說常客，倒不是說他多常來，而是說過些日子他就會來光顧一下我的書店，少少買一、兩本書。我看出他生活並不充裕，總會給他打折扣。有一次他來買書，寫支票的時候他告訴我，他得了癌症。

我的心砰然一跳。我看著他那雙寫支票的手，粗糙的手，寫詩的手，也是從越南到美國，一路艱辛勞作的手……收下那張支票，我心裏不安詳。

陳本銘來得少了，那幾本《新大陸》詩集就那麼一直放著。好不容易，後來好像是被我推銷出了一、兩本。

書店經營維艱，瞻前顧後，百般無奈中我決定關掉書店。我因此打電話給陳本銘，通知他來把書取回去。我心裏也挺想他的，惦記著他的病情。通了幾次電話，過了好一陣陳本銘才再度來到我的書店。那次他看上去有些疲倦，甚至有些憔悴，笑得也比較勉強。

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越南華僑詩人陳本銘。

西元 2000 年到 2002 之間，那時我的書店早就關了，我也已經做了電腦程式這一行。有一次，不知為了什麼事，我無論如何想不起來，也許是為了問候，也許是為了詩，或者都有，我往陳本銘家打了電話，我還一直保留著他的電話。

接電話的是一位女士。她聲音低沉，很簡單地告訴我：陳本銘已經不在了……

我心惆悵，我心憂傷。一個赤子詩人，就是那麼樣的淡出這個世間。我為自己當初沒能幫他多賣出幾本詩集而感到沉重和負疚。

對一個真誠於詩，熱愛詩的人來說，詩，就是生命。海子是這樣的一位；遠渡重洋，從越南到美西的陳本銘，也是這樣的一位。

詩，是一種寫生；詩，寫的是生命。底下是陳本銘在〈月正〉一詩後面寫的後記：

……這組小詩就在不同的病房面對每口不同開向的窗醞釀而成的。每次入院，我都背了一個背囊而去，那樣子像是去露營，囊裏除了必需品和衣物外，全是書籍、詩集和校選給詩刊的稿件。我住的是單人房，一切活動都不會影響別人，讀書、看電視、聽音樂、寫詩、校稿皆自由自在，唯一的牽繫是靜脈血管裏拖著針藥，長長的塑膠軟管盡頭連接兩座藥控器，使我頓覺的軀體皮囊不過是在死和生之間漂飛的紙鳶，而生和死的那種牽繫往往關係薄弱，只須輕輕一斷，豈非更大自在。

九五年三月廿八日

詩，在陳本銘那裏，比那些藥袋針管還要重要。這是他的詩〈經常的來客〉，副題是“致死亡”：

面對著你，我仍然活著，無異幽了你一默。

當我不在的時刻，卻幽默了自己。

我知道你會來

你會來 遲或早的問題而已

因為你是經常的來客

企圖偷竊我的記憶

趁著完全柔軟的一刻

有時候 你坐坐就走

或者我們以沈默聊聊天

但你的眼神總那麼專注我的

等待它光采殞滅嗎？

而且拒絕我預備的飲料

我知道我家的
茶 帶點香味的暖
咖啡是燙口的濃鬱
而你屬於冰冷
我昂高的談興讓你沒趣
當你訕訕地要離開
我只好打住話頭 說
：有空再來

九八年十月十一日

一個在生死之間穿行的人，悟出了這狹路相逢中的真諦；那真諦裏帶著些許幽默。

這是在生死之間蜿蜒的詩行。

日子越久，我越能夠體會和理解《新大陸》詩刊草創先驅們的執著和不易，越能夠欣賞他們的那一份堅持，他們的團體精神和對文學孜孜不倦的追求。十七年後的今天，我抱著同樣的文學追尋來到了中國藝術批評網站，我很快喜歡上這裏的詩。就在我的《無人詩抄——華語新詩選讀》方興未艾時，中批詩壇來了一個新人，名字赫然叫做“達文”！從他的文字上看，我確定他就是我十七年前在我自己的書店裏際遇的那個詩人無疑。不過，我並沒有馬上告訴他。

幾天後，我到了他的新浪博客。打開他的相冊，我慨歎不已：當年我見到的那位“年青的詩人”，如今已是紅秋中年；而我，也是。我翻到了他和他的“新大陸”同仁們的舊時合影，裏面，就有《新大陸》創始人之一的陳本銘！還那麼親切，那麼和藹，那麼有禮貌，像一位謙謙君子。看著看著，我眼睛泛潮。

我在達文的幾張舊照底下留了言。有趣的是他因為不知我緣何傷感多歎，每道回覆都顯得傻氣十足：

虔謙：看書、讀詩憶往事，淚湧……

達文：幹嘛那麼激動？

虔謙：造物留痕，人生留痕……

達文：也就點漣漪，風平浪靜

虔謙：往事如煙……

達文：才十幾年罷了，也算往事啊？

讀著他“不明真相”的回覆，我自己

會心一笑。

底下就是我從他的新浪博客裏抄錄下來的他的幾首詩：

在塵埃的籬笆間

在塵埃的籬笆間
黃昏靜靜地躺著
漂洗炊煙

幾聲歸巢的鳥鳴
進入森林的陵墓裏
使山變成剪影

月亮
撐起水的殿堂
把淚光晾在天空

與朦朧的河面悄聲細語
風
踏著自己鱗光閃閃的影子遠去

晨光三月

雨稀拉拉地從草地上踏過去
昨夜的風現在站成一棵灌木的形狀
它的根部
塵埃鋪在種子潮濕的表皮上
寒冷中我開始醒來

旁觀者說

有雲的時候
人們總愛看天
那陰沉沉（大概是空蕩蕩）的蒸汽
團背面
究竟有什麼值得
這麼多的眼睛圓睜著
像渴望望尾的魚

一張巨掌
仁慈地覆蓋一切
承受地面任何煙塵
我始終沒走向所謂莫測的深處
一縷陽光偶然漏出
羽毛般撩撥著誰

雲走了
熾烈的天空下
我們都抬不起頭
各自垂著的褐黃葉子
到黑得透明的風色中
沒有懊悔我們還能是誰

祈 禱

有人在樹下鏟土
從晨光開始 當陰影退縮
有歌聲混和炊煙
有青草
撫摸流水
如果我們這樣離去
也就像揚灑過的泥塊
帶著半空的夢
散到山背後

西江船歌

——獻給 Elina

徬徨的桅燈 今晚在河中央
在零碎的浪尖閃爍著
不能安睡的眼睛 沒有水草的歎息
彷彿知道每個這樣的時刻
都會變得悠長或者太短

你別再問我 回憶還是不是
歲月中的無聊的遊戲
我沒有看到黑暗深處的航標
手掌溫熱 在潮汐聲中 大口大口地
呼吸各種方向的涼風

我想起落葉正在地裏腐爛
又許多香蕉肥熟了
滿載的艇板整天穿梭
顛簸在氣候的波谷中
漂泊是人類屢屢失卻的機遇

一隻船到處都會遇岸
出發的那天就失去了故鄉
淚水 最好用來洗臉
我知道此時此刻愛情擁抱我
只是柔風偶爾在錨地盤旋

是的是的 你的叮嚀最好 你最好
不要
點燃長久的擔憂 插在堤坡上
那也無法照亮斷纜的船
其實孤獨和悲感僅是我的供品
盡心釀制祭祀遠方的沼澤地

還可以看到什麼 旗影翻滾在
漣漪那長年舒展的皺紋之間
歲月到底是江面浮飄或者是
候鳥穿過迴圈的季節林帶 你知道嗎
情感如何在祈禱中麻木

語言的結晶

◎向明

——論小詩兼讀張國治

我開始在想 這會有什麼要緊
沒有你我的相互衷心祝願
沒有人類的分離和瞬間快樂
沒有島嶼和星星 沒有地球宜人的
氣候
沒有流過愛情流過晝夜的河流反光
八九年十月七日

我最喜歡〈在塵埃的籬笆間〉和〈祈禱〉兩首。〈祈禱〉讓我不禁吟出兩句來：人生半空夢，山後水無聲。〈在塵埃的籬笆間〉有著田園詩的意景和境界。它那：暮色漂炊煙，山空成剪影，月光淚撒天，水上風颯閃的情景描寫，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超過了中國古代的山水詩。有關這點，我計畫另文探討。

達文的個性簽名句是：“寫詩而不被稱為詩人是罕見的福份。”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這麼想。也許是因為今天詩的命運，和十七年前相比，也並沒有好出多少。問過他，他只笑答：只是自己的所好吧。

我想這是最好的回答。愛詩者，不計較詩的命運。愛詩的人，不管是否被稱為詩人，他／她都是有福氣的人。從那虔誠的、熾熱的心靈裏流出來的詩句，是人類最聖潔的文學。

十七年彈指瞬間，許多事今天想起來依然栩栩如生，歷歷在前，熱氣不散。這一切，都起於詩的因和緣。你要問這詩的緣究竟是什麼，我琢磨著，詩關情，詩韻詠志，詩絮揚夢，詩句行魂。那情愛，志向，那夢想，靈魂，就是詩的緣。你要再問這詩緣有多大，我想像著，它至小入微，至大充廓，它把人帶到筋骨血氣到達不了的地方；它滴水穿石，至柔至剛。

這樣的一種緣，把愛詩的人們——認識的不認識的，天涯的海角的，年長的年少的——聯繫到了一起。

今天，《新大陸》詩刊已經發展成為北美最大的華人詩刊之一，每每想起她的草創期，那些詩新大陸的開拓者和奉獻者們和他們的文字，我就會心生脈脈溫情、由衷敬仰和良好的祝願。

寫於 2011 年 4 月上旬

深信詩是一種精煉過的語言結晶，它有多面光澤，處處可以通達、就是不可像走入晦暗幽冥荒僻的死胡同，找不到出口。它像是一粒須彌芥子，雖小卻廣納大千。縱算小如只有十億分之一英寸的“奈米”，那小也是“自我俱足”的小得圓滿，這就是我對詩的期待，更是我對小詩的要求。

卡夫卡喜歡的一首詩叫做〈謙卑〉，是捷克詩人沃克（Jiri Wolker）在 1920 年寫的，只有十一行，發表在一本叫做《花梗》的雜誌上，這首詩中的主意象在一個“小”字：

我愈長愈小
直到成為世上最小者。
一個清晨，夏日的草地中
我伸手觸撫最小的花朵
將臉藏於其內、低語：
在閃爍的露珠裡
上天將他的手
凭放在你身上，小孩
你身無蔽體之物
如此，天
才不至於破碎

有人問這是詩嗎？卡夫卡肯定的回答：“是詩，真理包裹在友誼和愛的語言中。任何東西，即使最尖細的薊草，和高大的椰子樹一樣支撐着我們頭頂的穹蒼，如此我們這個世界的大天宇才不至於破碎。”所以，小也有小的價值和威力。

國治是比我小多歲的中生代詩人，我們在詩上結識至少已有二十五年以上的歷史。他在多年前出版過一本詩集《末世桂冠》，我曾為他寫序。那是一本初生之犢不畏虎的詩集，薄薄的卻有着暗藏的勇氣和份量，然而卻不是我所期待的一種詩質，我是一個死硬的小詩崇拜者，我對詩的信條是“外型凝煉，內含深永”，具備這八個字要求的詩，必定會是明珠一樣的小巧玲瓏，令人讚賞感

動。國治對我說，他看到我的《生態靜觀》詩畫集以後，覺得他也可以用全部小詩，插配他自己畫的素描出版一本詩集。他說“影像、繪畫、詩是我生活的三部曲”，確實，從交往這麼多年的觀察，國治正是這樣一個陶冶自在於詩和繪畫裡的純粹藝術家，他那從不離手的相機是他詩和畫作創造靈感的來源。

國治在這本詩集的第一首詩〈詩說〉裡，有幾句驚人的鑄語，可說代表他在詩的追求上的精神認知，和詩的成熟度。他說：

“詩人是時間的奸細，也是歲月的
巨盜
寫詩其實是
一種特務的工作。”

所謂特務即是“情報蒐集者”，也可說是“奸細”甚或大胆的“巨盜”，國治這些年來為詩作“特務”的情報蒐集不可謂不豐碩，我粗估一下這本詩集中，至少有五十首詩是論詩的詩，這些“情報”對他詩的追求，有着無上的補益。其中有的是自悟所得，如前述的“寫詩是一種特務工作”，寫的是對詩和詩人的深度認知。有的則來自詩人的反省，譬如：

“不是我在寫詩
是把另一個的我
推舉出來寫詩，另一個的我
閃爍、飄忽的影子
一個潛意識的我

寫詩，如一種射擊
不安、焦慮匯聚着
等待高潮，射出
驚呼、如烟花
等待昇空倏忽的意象”

有的則來自“為詩不欲人知”的慣習，譬如〈作為詩人三首〉的〈暗室〉一

詩：

“別把燈打開
作為詩人
我早已習慣躲在
暗室寫詩
情思的潛像
不能中途曝光
只能慢慢顯影”

有的又有“感時花濺淚”般的敏感，在〈島〉的組詩中〈草對詩人說〉：

“作為一株草
我比你更敏感
比你更悲哀
風一吹，時節一變
我便感知秋來了”

這些靈光一閃而顯出的智慧結晶，會像“克補”一樣的及時滋補詩人，促進詩的血脈流暢，強化詩人的免疫力，及由此而帶動其他藝術追求的跨步成就，豈不都會如日中天的欣欣向榮。因此小詩雖小，卻也如卡夫卡說的即使小如尖細的薊草，也能頂住蒼穹，不致破損。

2011/1/10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聯繫：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且談邁進中國傳統詩學藝術殿堂的“三道門檻”

——兼評楚原的詩

◎馬立鞭

我曾多次說過，新詩與古詩，其實只是語體的迥異，而在終極的審美追求上，原無二致。近年，我國詩學理論上的一大收穫，一大飛躍，即在於終以朱光潛的意象論，取代了何其芳的反映論。我於2002年發表在臺灣《葡萄園》詩刊上的〈且談新詩的美學尋根〉一文裏已經說過，十六世紀即已有透關的意象理論的我國，若到了二十世紀中葉仍無視詩的意象把握猶以“生活反映”論詩，顯然，就非前進而是倒退。

這裏，所以說前述“取代”是一大收穫一大飛躍，在於它已牽涉到對詩的基本結構如何理解的大問題。須知，中國詩立足於“感物”，心物關係是中國傳統詩學的理論基礎。所以，唐皎然即以“假物見意”概括“意象”的基本內涵。這四字用現代口語道出，也就是“藏意於象”。這個“藏”字，原也就是中國詩與中國畫的最大技巧秘密。

要之，所謂“意象”，即是心物融會，意象兩契，且常帶有虛幻色彩的審美時空創造。換句話說，這“內意”與“外象”的奇妙組合，原也宣告了詩之基本結構的雙層次性質。

最先道破這一點的是宋梅堯臣。他在《續金針詩格》裏寫道：“詩有內外意。”同時釋之說：“內意欲盡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內外意含蓄，方入詩格。”這樣，從內意“盡其理”與外意“盡其象”這兩種各不相同的審美要求與功能看，梅氏所說的“外意”，實則即是“外象”。我們再參照梅氏同一時期關於詩的理想境界追求須是“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的論說來考察，不難發現，梅氏對於內意與外象不同的藝術功能，就更是說得明白透徹，即詩的外象刻畫，貴曲尚，貴語語都在目前。而詩的內意寄託，則須不說破，貴深藏淺露，亦即應“見於言外

”。

應該說，區分詩的內意寄託與外象刻畫各不相同的審美要求這一點非常重要，詩與非詩，詩家語與非詩家語的根本區別在此。切不可把它們弄顛倒了，即將詩的內意寄託直接說破而外象刻畫卻不知所云，含糊莫辨。

在宋代，有關詩內意與外象各不相同的藝術功能及審美要求的見解，已是詩界的共識。一代名相、《資治通鑑》的編纂者司馬光就在《溫公續詩話》裏寫道：“古人為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首先是“貴於意在言外”，即是說，詩的內意寄託，最忌直接說破，而貴有象外旨，味外味，言外意的隱藏。詩的所以能在有限中見無限，技巧秘密在此。其次是“使人思而得之”。這又是說，詩的象外旨，味外味，言外意的隱藏，又須“暗示”入妙。

我們應該感激司馬光在這十六個字中，把中國詩的藝術特質概括得既如此簡潔又十分精當。

這裏，可以附帶說一句，西方系統論也曾以淺層次、深層次論說區分藝術的雙層次結構，我國一位資深詩人則以現實主義與超現實主義區分之。顯而易見，上述皆不及我國傳統詩學從意象論角度分“內意”與“外象”，並精確區分兩者各不相同的藝術功能與審美要求來得直截了當，說服力既強且又有很大的可操作性。

如果說對詩的基本結構的雙層次性質，亦即內意寄託貴隱藏，貴暗示，忌說破，外象刻畫貴曲尚，須“語語都在目前”，是我國傳統詩學藝術殿堂登堂入室的第一道門檻，那麼，南宋無名氏《漫齋語錄》所說的意深與言淺的統一（原話是“用意要精深，下語要平易，此詩人之難”），就可說是邁進我國傳統詩學藝術堂的第二道門檻。

因為文也好，詩也好，不難在深入深入，而難在深入淺出。所以，明費經虞引《彈雅》語云：“詩貴似淺非淺，不得似深非深。”而很長一段時間裏，把我們的讀者折磨得死去活來的“假深刻，真難懂”的偽詩與歪詩之風，正是我們詩壇的最大禍患。

後來，清神韻派的領軍人物王士禛把此言概括為六個字：“寄極味于平淡”對此，清袁枚的理解是，詩求其精深是一半功夫，求其平淡又是一半功夫。認為只有把這“兩半”功夫加在一起，才是詩的妙境所在。因為“非精深不能超脫獨先，非平淡不能人人領解”（《隨園詩話》）。毫無疑問，這是治療詩的“讀不懂”的良方。

那麼，解決了以上兩道難題，亦即邁過了上述兩道“門檻”，我們是否就可以順順當當登堂入室了呢？我看還不能。因為那第三道“門檻”尚有待超越，這就是虛實分寸的把握問題。時至集大成的清代，我們雖說也摸索到了詩須“實處見功，虛處傳神”這條規律，但如何把握其間的“度”，即分寸問題，尚有待於進一步的探討。當前新詩技巧的平庸，也正在該實處既無“狀溢目前之功”，該虛處又無“出神入化”之筆。須知，詩不難於成而難於妙。中國傳統詩學，所以能擺脫“實而無趣”而創造“虛而有味”的妙境，正是依靠“用虛”與“用無”這一絕招。許學夷《詩源辨體》云：“古今論詩者，不得不以滄浪為第一。”眾所周知，嚴羽論詩，獨標“妙悟”二字。並說，“唯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而所謂“妙悟”，其法要之即是由實到虛，由有到無的一種跨躍。所謂虛幻化是使詩獲得奇趣美的一條捷徑，說的也就是這個意思。

是的，臺灣詩人洛夫的詩常以鮮活、新奇享譽詩壇。而所以常有此種出人意外的奇妙組合，其法也不外“用虛”“用無”而已。清人沈祥龍論造語云：“句法貴精煉，又貴灑脫。”事實上，詩的此種精煉又灑脫的造語境界的創造，也多半得自“實中有虛，虛中有實”的造語功夫。

以上，我們對邁進我國傳統詩學的藝

術殿堂必須跨越的三道門檻作了簡單的闡述。《辭海》對“門限”（門檻，“檻”通“坎”）的解釋是“門下橫木為內外之限也”。這裏，只是藉以特指登堂入室必須跨過的“那一步”。然而，雖說是必須的基本的一步，卻也是要求不低的一步。

不必諱言，由於詩觀的差異，有贊成此說的，也有南轅北轍壓根兒不認帳的。十多年前，我曾參加一次某大學組織的名家座談會，就有旁聽的研究生認為，討論新詩竟扯到傳統詩學上去，真是文不對題，不可思議。他們誤認為傳統即保守，避之猶恐不及。他們掛在嘴角的口號便是“一切從0開始”。

換言之，對先賢的真知灼見一概不予承認，可笑可悲。

也有近十年了。2002年，因為痛感那股“假深奧，真難懂”的偽詩、劣詩的猖狂，並且得到香港中華經濟文化傳播基金的資助，我編輯出版了一冊名為《中國當代絕妙小詩130首》的新詩選。為什麼叫《130首》呢？實話實說，因為當時入妙夠格之作，確也只能選這個數。但由於兩地相隔，此書出版後讀者反映如何，也無從獲知。不過，我倒是得到一位詩友轉來的消息，山東《濟南日報》社湯和生先生來信中說：“我是一個詩歌愛好者，老師選評的《中國當代絕妙小詩130首》，是我讀過的新詩選本中最好的一本。”得到讀者的認可，不用說讓我十分欣慰。但隨之又為她惋惜，因不久即得知，這位元同為離休的女記者已過世。此處記下這一節，也算是對這位不曾某面的知音的一點紀念吧。

可見，像這類似淺非淺，即能“寄極味於平淡”的人妙之作，凡有識見的讀者是會深表贊同的。

還應提到，早在1998年，我還選編過一本重慶出版社版，名為《中國當代絕妙微型小詩點評》的專收六行以內小詩的選本。我在為該書所寫題為〈以片言隻語奪人心魄〉的序言的末段這樣寫道：編輯此書的另一目的，也想向世人宣告，且慢指責新詩很少能讓人背誦的。可以說，選人本書的三百多首詩，半

數以上皆具使人過目不忘的魅力。”第二年，武漢年輕詩評家鄒建軍為此所寫評論也印證了我的話。他還細數了這三百多首小詩中，“奪人心魄”者就有131首之多。還說“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這進一步印證，新詩如果寫好了，同樣可以讓人過目不忘，即目成誦。而且，還不僅三五行以內的小小詩，即使“一個頁碼排得下的”十六行以內的小詩，也是如此。近年我國詩壇新人楚原的兩首詠史詩〈貂蟬〉與〈西施〉即是其例：

貂蟬

或許也是被使用的兵器
在《三國演義》中
十八般刀槍架上
她是最蒼白最美麗的

飽受兵災家破之苦
拜月之時
纖弱的心願有誰能知
而四周 狼煙依舊四伏

不動聲色的戰場上
略施柔順的一招
便擊敗許多沙場名將

西施

溪邊浣紗的情影
早留在游魚的夢中了

雕欄玉砌的宮殿
也只是另一種牢獄

咳 吳越朝堂上
兩隻蟋蟀的爭鬥
千卿何事
還要去強作笑顏

為了主演這場簡單的悲劇
竟被騙得
搭上了整個青春

這兩首詩在我編選上述《130首》時，即曾以其“妙在有意無意之間，似著題而非著題”的丰姿美質令我矚目。今日

，又正逢新詩即將迎來她的百週年紀念之際，當我又著手編輯新的選本，為近百年新詩寫出了精妙之作的詩人樹碑立傳，不用說也就無法抗拒它們的誘惑力。我國千古流傳的詩話詞話，常有某人某篇為或律詩、或絕句、或長篇第一之類的評語。我想，若是讓讀者推舉百年新詩的冠亞軍，我看上述〈貂蟬〉、〈西施〉的排名恐怕不會太後。

元方虛谷曾以“淡中藏美麗，虛處著功夫”品評古典詩詞的虛實運用之妙。我看，以此十字評說〈貂蟬〉與〈西施〉的造境之妙也恰當不過。（語見薛雪《一瓢詩話》）

還應重提，清沈祥龍《論詞隨筆》說：“句法貴精煉，又貴灑脫。”此八字所論說的造語妙境，也應是新詩最不易到達又須設法獲得的。考察楚原這兩首小詩所以能到達此種境界，技巧秘密也只在“用虛”“用無”上有獨到的功夫而已。特別是兩詩的結尾小節，此法運用得尤為出色。

那麼，如果把大陸詩壇新人楚原的詩放到本文著討論的邁進我國傳統詩學藝術殿堂的“三道門檻”這樣一個大語境裏來考察，我們又會得出怎樣的結論？曰：要之，在前面兩道“門檻”的跨越上，詩人雖也已有屬於自己的探索與努力，恕我直說，他留下的藝術空間似乎還挺大，尚有待更上一層樓。

而在最後一道“門檻”，亦即虛實用筆上，毫無疑問，則已顯示出詩人一定的天賦與實力。所謂作詩一要有才氣，一要有靈氣，正是指此而言。寫到這裏，允許我引用臺灣詩人洛夫的一番話權作本文的結語。他曾說：“一個人用十年功夫不見得能寫出一首好詩，可在靈光一閃之間，十秒鐘之內偶然得出來的一首小詩，可能流傳千古。”是的，從這一角度說，詩可以說是貴能有“靈光一閃”的藝術。這樣，讓我們期望與祝福詩人們都能如期獲得這樣的好運。

2011.3.6 于山城重慶
時年八十有三

岡恩（Thom Gunn, 1929-2004）出生於英國格雷夫森德（Gravesend）。他的詩以語言機敏、洗練見稱。父親是倫敦一位成功的職業記者，母親在結婚之前也是個記者。據他在1977年寫的自傳式論文所說，他生長在一個有文化的小家庭，環境優越，家中有一個豐富的小圖書室。不過，他的父母在1939年離婚，岡恩跟母親生活後，在寂寞之下作了更多的閱讀。在他十五歲時，母親自殺後養成了孤獨和內向的生活習慣。他曾當過兩年兵，認為這是一生中最討厭的兩年生活，可幸的是得到了人格與思想的訓練。之後就讀於倫敦大學學院和劍橋大學的三一學院，並且還與休斯（Ted Hughes）結交，於1953年獲得學位。然而岡恩最幸運的教育過程是聽過英國著名文學批評家利維斯（F. R. Leavis, 1895-1978）在劍橋的演講課。利維斯的博學，對文藝的熱情、意象的重視、詩的節奏和韻律在表達中的重要性等等給岡恩很大的鼓舞。之後他拚命地攻讀多恩（Donne）和莎士比亞的整部作品。在岡恩〈馴養人與鷹〉和〈灘頭堡〉這兩首詩內的隱喻和形而上學的想法都明顯地含有多恩和莎翁作品色彩。

大學畢業後，岡恩曾往巴黎工作過六個月，工餘時也曾執筆寫模仿法國小說家馬賽爾·普魯斯特式的長篇小說，但不久就放棄了這一企圖，而回歸他的寫詩興趣。不過他仍然沒有擺脫在學生和軍旅時代寫的五音步詩行、抑揚格式作品的支配。1962年岡恩把這些作品重新處理出版在他的詩集《好戰的條件》（Fighting Terms, 1954, Rev. 1962）。

繼在巴黎找不到出路之後，岡恩到羅馬遊蕩了一段時間，幸獲得美國詩人伊沃爾·溫特斯（Yvon Winters）的幫助，從1954-58年曾斷續在美國加利福尼亞的斯坦福大學學習和任教。1958-66年在伯克萊加利福尼亞大學任教。同時受了溫特斯的左派主義影響，加上美國其他詩人如史蒂文斯、威廉斯及同性戀詩人克蘭（Crane, 2899-2952）的影響

，在1957年出版了他著名的詩集《行動的意義》（The Sense of Movement），馬上得到了毛姆獎金。

在該詩集中有一首名為〈在行動中〉（On The Move）的詩，內容是描寫一組幫派年青人遊蕩在三藩市半島，他們是一群穿上黑衣的摩托車手，像是一群滿懷自信的傲慢者，其實他們卻是被傷害者，把自己的脆弱埋藏在偽造的浪漫行動中。岡恩說這就是批判社會的解決辦法。岡恩指控西方社會有過多的剩餘勞動力，人群傾向異化於物戀，尤其是皮革（Leather-fetishism）戀蟲惑。由此可見其思想帶有馬克思的影響。

岡恩在60-70年代出版的詩集有《詩選》（1962）、《現實》（1966）、《接觸》（1967）、《野草》（1971）、《杰克·斯特勞的城堡》（1976），其餘的有《快樂的航程》（1982）和一卷回憶錄及評論文章。

英國人岡恩居美的時間很長，他見到很多的社會矛盾，他的個性沒有改變，甚至變成了一個厭世者。他憂慮一個核子武器時代最後的生存者，那就是他自己。他體驗過迷幻藥，視之為被希臘神話女巫用來使人變成豬的迷藥的解藥。岡恩在他的不幸年青時代，深受了邪教諾思替思想 Gnosticism 的左右，認為上帝是劣神；在愛情方面，是一個虐待狂者，使人類從熱情中轉過去絕望。岡恩採用天才級的意象在自由詩體中表達出來而獲得讀者的同情。他在2004年死於艾滋病。

後記：讀《新大陸》第123期詩人陳銘華兩首詩作〈核變〉及〈鴿災〉後受其憾動而寫成此文。

編輯筆記

諾貝爾文學獎一直是中國文學界的心結！但作為一份海外的華文詩刊，編者只想就限於當前華文詩壇的現狀提出一些淺見讓有心人參考：1.近現代的華文詩壇並沒有產生什麼影響世界的文藝思潮；2.詩壇對現代詩的認知混淆，卻無海納百川之量；3.創作淪為公式；4.少數的佳作湮沒在網絡上大批未經經驗的劣作和偽作之中……就1而言，勉強算得上的大概只有五四運動和後來台灣的現代詩革命而已。前者的影響不外是摒棄了舊格律，用白話文來創作；後者對當時的台灣及其後引申至海外的詩創作確實起了承先繼後的作用，可是紀弦之後，大家堅持多年的“詩”，就連當時參與其事如今還健在的許多詩人，也已經兩岸合流，讓詩淪陷為“詩歌”了。對詩的認知如此，遑論什麼文藝思潮，有的當然亦不過是拾西方牙慧的這個主義那個學說罷了。第2、3和4其實和第1脫不了關係：對詩的認知混淆，令每一代詩人雖有一些佳作出現，但沒有自己厚實的文藝思潮和理論作支撐，又如何能產生令世界關注和感動的創作？外國有成就的詩人，他們得益於中國詩的除了古詩之外，我們還看得見什麼？三數個人自成一派，彼此之間沒有詩觀、思想同異之辨，卻有個人恩怨之爭，這點證諸於一些小地方尚未成氣候的小圈子便已四分五裂相互仇視可見一斑！創作淪為公式：目前許多本就已經用散文寫就，每句都長得像一小段的詩句，好像只要一分行便可以硬說是“詩歌”，至於不分行的“散文詩”則必須是以“美”文來寫成的。以上這些問題之外，我們的詩壇還有太多以唱酬為樂的偽詩在“搞局”，編者又怎能不為之而憂？

感謝詩人白頻協助，本期“凌雲詩刊作品選”得以順利演出。我們並歡迎世界各地有特色的詩特輯，有意者請先來信與編輯部聯繫。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並有出版廿年來的每一期電子版供讀者免費下載。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發表意見。

詩訊

詩人秀陶 5月5日應洛杉磯州大武慶雲教授之邀，到該校作有關中文散文詩的講述。

香港《新文學》及《大文豪》月刊徵稿；另四川《彝風》第11期及《獨立》17期分別推出“彝族現代詩派論”“地域詩歌寫作專輯”。詳情請參閱本刊論壇 <http://www.newworldpoetry.com/Poemfile/nlt/SSBBS.asp?id=xdl>。

台灣《海星詩刊》徵稿，稿件請寄：110台北市郵政第51之50號信箱，或電郵：starrypoetry@gmial.com。

2011年5月1日下午，世界詩人大會中國辦事處掛牌儀式在北京海澱區的林萃書院隆重舉行。這個中國分會將由詩人北塔主持。

東南亞華文詩人筆會將於2011年9月17到23日在中國青島大學舉辦第五屆東南亞華文詩人大會。

台灣詩人向明、曹介直、朵思、艾農、鍾雲如、張國治、須文蔚詩合集《眾聲》經於今年5月1日出版。

越華詩人林小東的詩集《冰淚》於2011年5月由世界出版社出版。聯絡訂購：anhdong168@gmail.com。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弦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 迪	已出版	\$1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一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